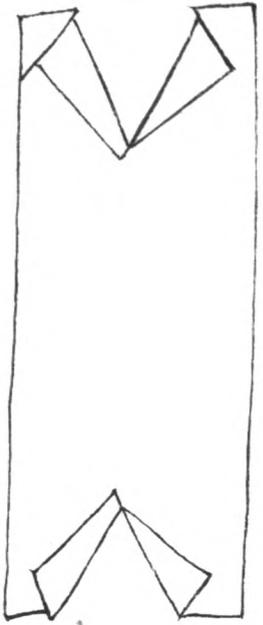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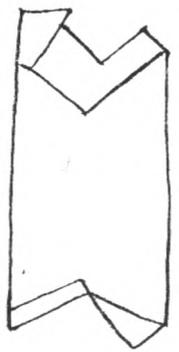


讀禮通考卷九十五

喪具一



耳聃氏本



劉氏本

士喪禮

掩練帛纊終幅長五尺折其末

注裏首也折其末為將結于頤下又還結

于頤中。疏掩若今人幘頭但死者以

後二脚于頤下結之與生人為異也

瑱

按喪具者自初終至下棺

凡附于身者附于棺者及盛

棺莫穿隧掩坎之所蓋皆是以

檀弓言長具君子耻其注云禮

不壞也疏引宣八年左傳云禮

祭先遠日辟不壞也懷思也葬用

也日則是不思念其親令未即辦

其是辟不思親之事也百一日

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則苟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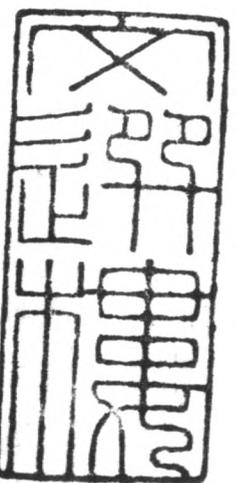
三日易之事其必講求之精矣

又云制七十時制十月制九

日修惟絞給衾月三死而後制

之奈何故凡喪具之載在禮經

歷代會中所著略采記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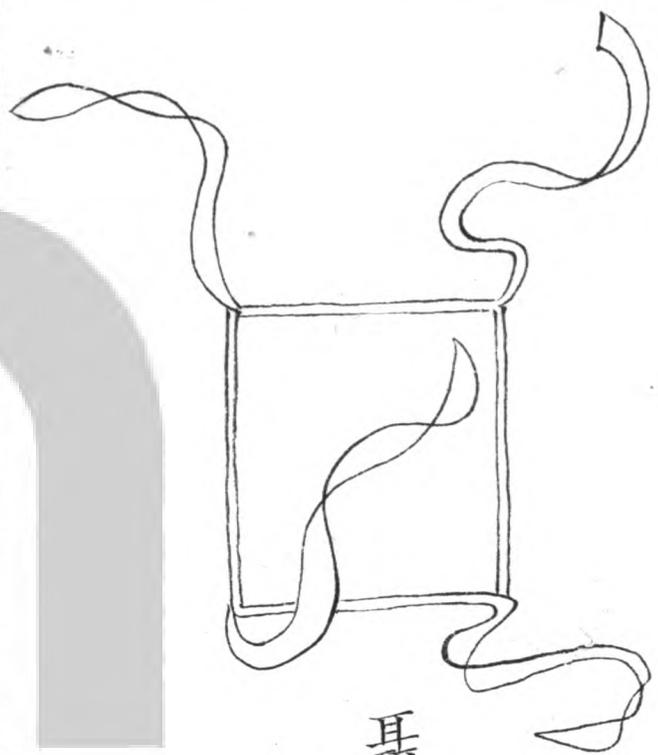


士喪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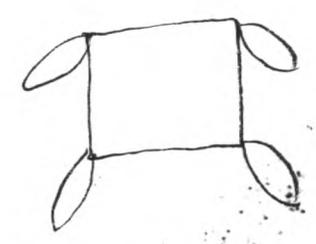
瑱用白纁

注瑱充耳纁新綿。疏生時人君用玉臣

幘目



聶氏本



劉氏本

士喪禮

幘目用緇

方尺二寸

經裏著組繫

注幘目覆面者

葛藟縈之。縈經赤也。著充之以縈也。組繫為可結也。疏四角有繫于後結之。幘目為名其義似主于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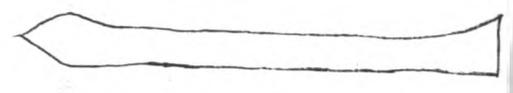
商祝掩瑱設幘

目

注掩者先結頤下既瑱目乃還結項也。若即以前

二脚向後結于項則掩于耳及面兩邊瑱與頤目無所妨故先結之。若即以前施故先結頤下待設瑱塞耳并施幘目乃結項後也。其前後而兩旁猶開故可以瑱目當面設之如于掩之上交結于後既設此則掩旁亦固矣。

鬻笄



聶氏本

士喪禮

鬻笄用桑長四寸

纓中

注笄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

以髻為鬻義取以髮會聚之意。四寸者僅取安髻而已。

教繼公曰會髮為紒曰簪今南語猶然云簪者門其不纒也生時櫛而纒乃如笄此于生時為冠之笄但不用桑耳其或用長笄則去之不并用也長笄者冕笄之笄也婦人有長笄無短笄下云簪用組此不言文略耳

簪用組乃笄

注用組束髮也

聶崇義曰簪結也取會聚之義謂先以組束髮乃笄也笄長四寸者不冠故也若冠則笄長矣古之死者但簪笄而不冠婦人但簪而無笄記云其母之喪簪無笄註云猶大夫之冠也王肅撰家語云孔子喪有冠者妾也纒中謂兩頭濶中央狹也則于髮安故注云以安髮也

布巾

方二尺二寸覆死者面

劉氏本

士喪禮

布巾環幅不鑿

注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實為之舍當口鑿之嫌有

惡

教繼公曰布巾不鑿士之制然也此云不鑿則有當鑿者矣鑿者其君禮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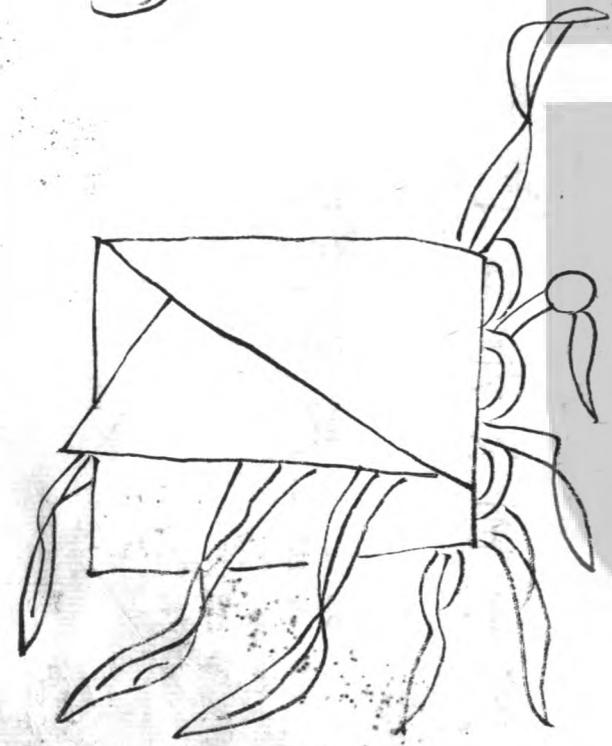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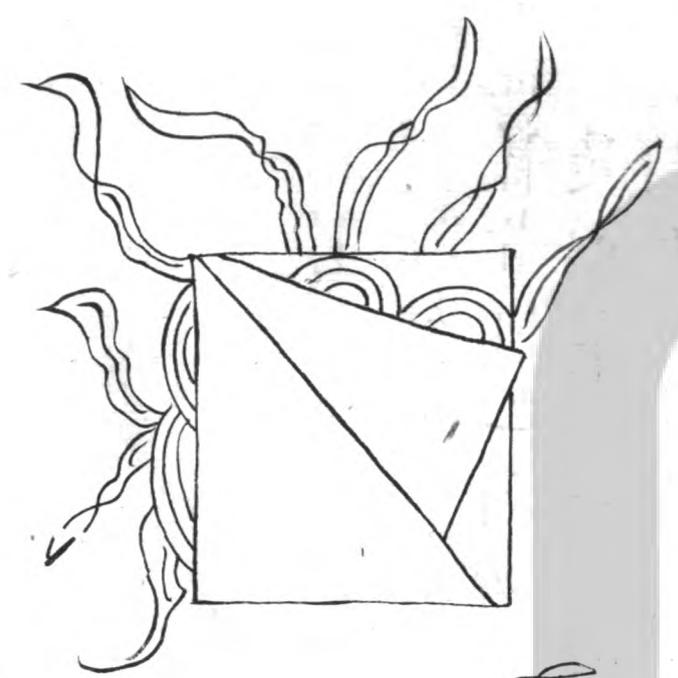
雜記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注士親飯必發其中大夫以上實為飯焉則有鑿巾。疏大夫

以上貴故使賓為其親含恐尸為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其親但露面而含耳鑿巾則是自憎穢其也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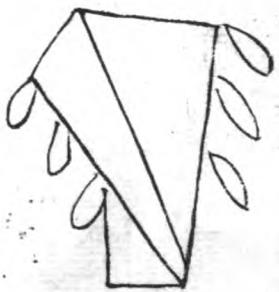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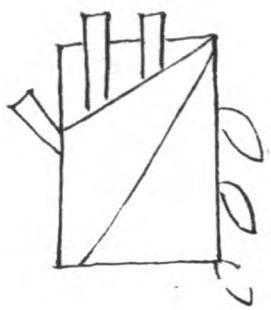
曰目



聶氏本

質

殺



劉氏本

士喪禮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

注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

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

雜記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歛不設冒

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注言設冒者為其形人將惡之也

喪大記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

士緇冒

黼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

注冒者既襲所以韜尸裏形也。疏冒有質殺者作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大夫五士三者尊卑之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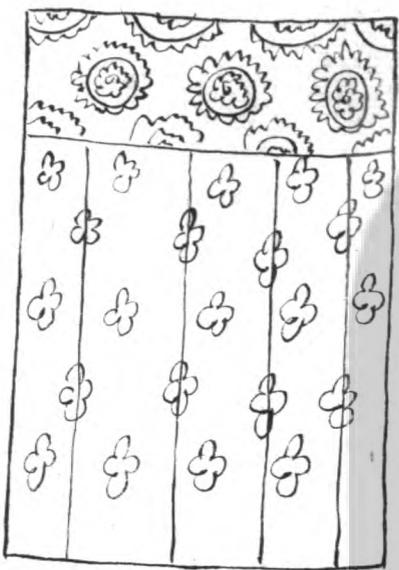
劉熙釋名

以囊韜其形曰冒覆其形使勿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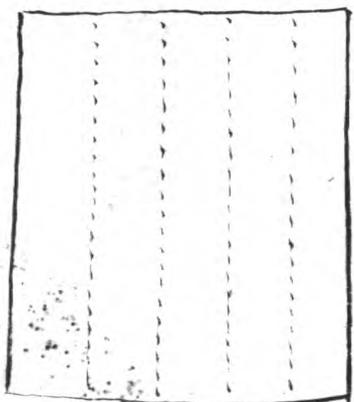
衾

聶崇義曰質與殺相接之處則以線綴之使相連而不用帶

劉績曰冒上者方正故曰質冒下者漸狹故曰殺與手齊掩足准死者身而為之初無寸量也



聶氏本



劉氏本

士喪禮

緇衾黼裏無純

注被識也歛衣或倒被無別于前後也

喪大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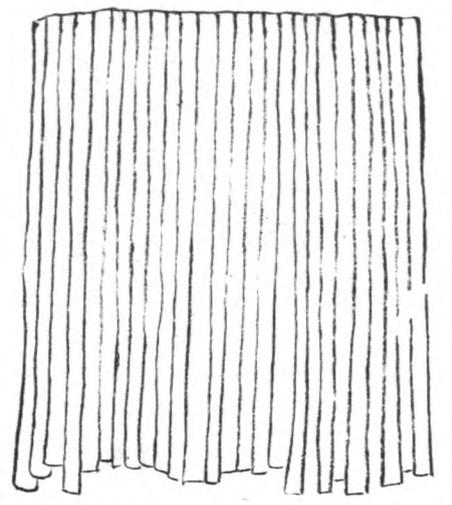
小歛君錦衾大夫緇衾士緇衾皆一

云皆

大歛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注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各用一衾故

大欵各加一
食為二食
給



聶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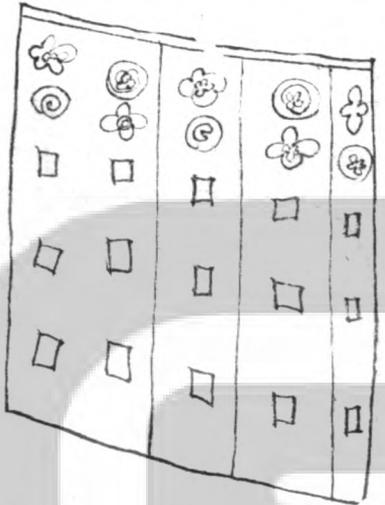
喪大記

皇甫侃曰
給禪被也

夷衾

給五幅無統

注統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
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于生也



聶氏本

君錦上黼下
大夫玄上黻下
士緇上經下
衾當如冒

劉氏本

喪大記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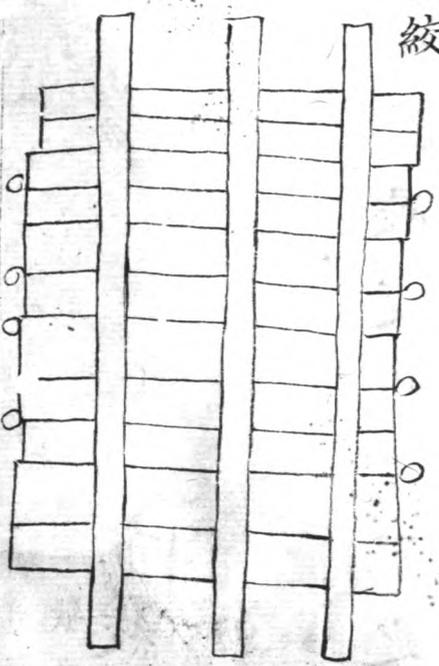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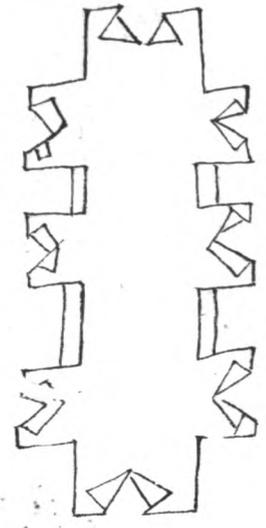
疏夷衾所用上

齊于手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
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為囊及旁綴也

絞

小斂絞

大斂絞



聶氏本

喪大記

小斂布

絞者

一橫者

三

大斂布

絞縮者

絞從者

之上一幅

豎置於尸

下折者

三幅亦在尸

下從者

大斂布絞縮者

在橫者

之上一幅

豎置於尸

下折者

三幅亦在尸

下從者

大斂布絞縮者

橫者

五

用之以為

聖之也

廣終幅

折其末

以為聖

也禁繫之也

明衣

釋名

已衣

所以束之

曰絞

絞交也

交結之也

絞禁

裂中

不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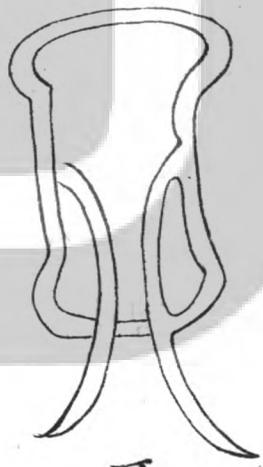
者五片

橫于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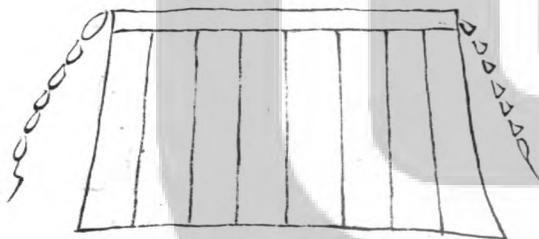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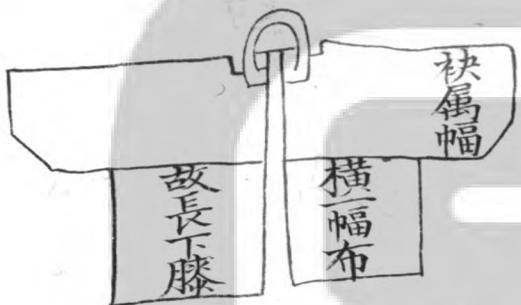
下

幅

分



聶氏本



劉氏本

士喪禮

明衣裳用布

注所以親身

記設明衣

婦人則設中帶

注中帶若

明衣裳用幕布

袂屬幅長下膝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

蔽

縗緇純

注蓋布帷幕之布屬幅不削幅也

長下膝又有裳于蔽

縗象天地也

在曰縗

下曰縗

為縗

衣而言以其下別云裳故也云屬幅不削幅者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削去
邊幅旁一寸為二寸計之此不削幅謂繚使相著還以袂二尺二寸云長下
膝者謂為此衣長至膝下二寸又有裳于蔽下體深也深者九為衣以其一服不
動不至
膝下此又有裳而言膝下共云于蔽下體深也深者九為衣以其一服不
動不至
寬上狹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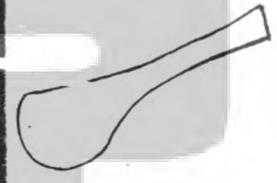
教繼公曰必云袂屬幅者嫌明衣或異于生也然則吉服之袂屬幅也明矣
及穀為蔽是也明衣之長下膝其裳而前後相掩者深旁不開體不見矣長
之制復如是皆為重形且異于生也
劉績曰燕幕用錫布也
若錫則此用錫布也

角枕

周禮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枋

鄭氏曰角枕以枕尸也

角枋



劉氏本

士喪禮

楔齒用角枋

注為將含恐其口閉急也。疏此角枋其形與

喪大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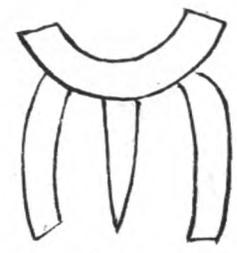
小臣楔齒用角枋

疏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枋拄張尸齒令

也

劉績曰枋狀如匕以角為之滑也

燕几



劉氏本

士喪禮

綴足用燕几

注綴猶拘也為將履恐其辟戾也

記

綴足用燕几按在南御者坐持之

注按脛也尺南首几脛

也

教繼公曰按几左庶之必按在南考生時設几左庶之為制前後狹而左右差廣
綴足宜寬故橫設之必按在南考生時設几左庶之為制前後狹而左右差廣

御者亦在牀矣其於几之北與

喪大記綴足用燕几凡脚南出綴居尸足兩邊令直不辟疾也凡几大夫士一也亦使小臣側几於足

綴足凡几大夫士一也亦使小臣側几於足綴足凡几大夫士一也亦使小臣側几於足綴足凡几大夫士一也亦使小臣側几於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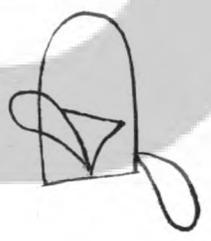
檀弓毀竈以綴足凡几大夫士一也亦使小臣側几於足綴足凡几大夫士一也亦使小臣側几於足

連綴其足令直可若履也

握手



聶氏本



劉氏本

士喪禮握手用玄纁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

組繫注牢讀為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疏此衣在手故言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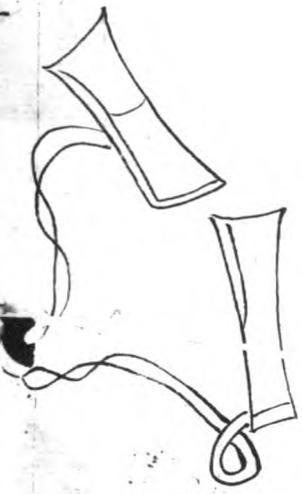
記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擊注擊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

貫反與其一端結之。疏上文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今裏親膚據從手內

自貫又長一尺二寸中掩之手纁相對也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繫一匝還從上

劉氏釋名握以物著尸手中使握之也

決



聶氏本

低一字天

言亦通
續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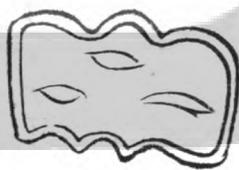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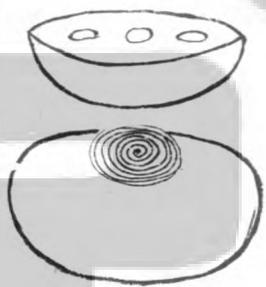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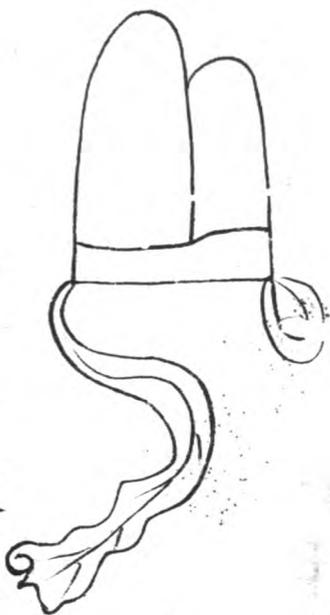
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續極二注正善也王棘與擇棘善理聖

者皆可以為決極以

教繼以公日決與極皆用于右手象生時所有事者也決者右擊極韋指將

舍貝

飯珠



聶氏本

士喪禮貝三實于筭稻米一豆實于筐注貝水物古者以為貨筭竹器豆四升

檀弓飯用米貝弗忍虛也疏不忍虛其口也

雜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注此蓋夏時禮也居禮天子飯舍用玉

周官太宰大喪贊贈玉舍玉注贈玉既空所以送先王舍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

典瑞大喪共飯玉舍玉贈玉注飯玉碎玉以雜米舍玉挂左右顛及在口中者贈玉蓋璧也。疏飯王

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梁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梁諸侯之

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舍玉有教有形亦與飯同時行之

王府大喪共舍玉

春秋公羊傳舍者何口實也注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

夫士飯以珠舍以貝

大戴禮天子飯以珠舍以玉諸侯飯以珠舍以璧大

禮稽命徵天子飯以珠舍以玉諸侯飯以珠舍以璧

相備也

大字

賣禮通

春秋說題辭口實曰今象生時食也

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太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

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曰青之麥生于陵陂

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儒以金槌控其頤徐別其頰

無傷口中珠

白虎通德論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

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骸故天子飯以

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

釋名含以珠貝含其口中也

玉押

後漢禮儀志登遐沐浴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

黃繅緹繒金縷玉押如故事

漢舊儀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

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扎長一尺

二寸半為押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

浴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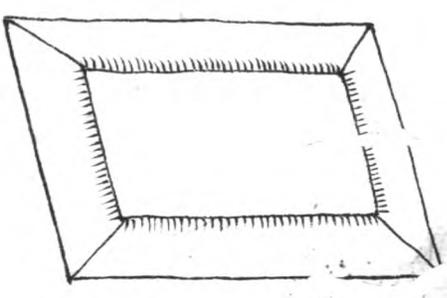


聶氏本

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料疏用盆盛浴水

賈公彥曰料酌水器受五升

夷槃



聶氏本

禮天

周官凌人

大喪供夷槃

冰中注夷之言尸也實冰于夷槃

士喪禮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

水注謂夏月而君加賜

喪大記

君設大盤造冰馬大夫設夷盤造冰馬士併

瓦盤無冰設牀檀第有枕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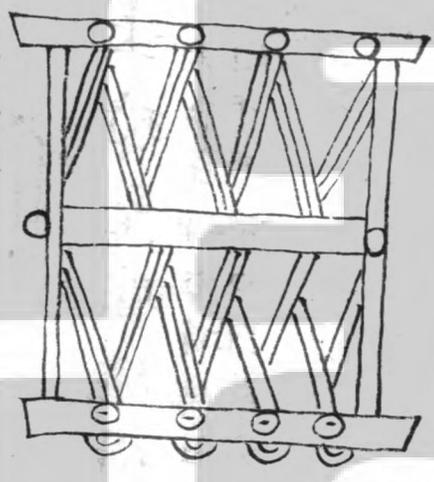
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注造猶內也檀第袒簣也謂

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于其上

士不用水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

為牀于上去席檀露第簣浴時無席

夷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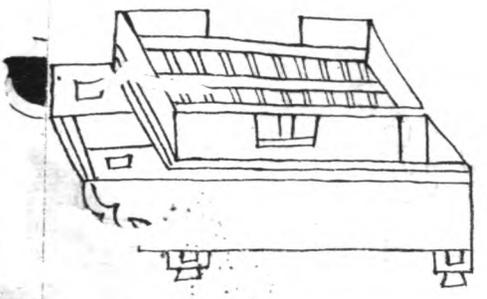
聶氏本

聶崇義曰夷牀以遷屍長丈二尺廣七尺旁為四鐶前後亦有

鐶為鈕于兩旁以繩直貫中欲下履則引其直繩諸鈕悉解矣

王昭禹曰夷之傷也夷盤曰夷盤皆以哀傷為主

浴牀



聶氏本

聶崇義曰浴沐亦曰夷沐夷之為言尸也長丈二尺廣四尺有四橫上有木第設欄于前面及後兩端士漆之大夫如朱飾諸侯畫雲氣天子加禾稼百也草華

組圭



聶氏本

禮春

周官

典瑞

組圭

璋

璧

琮

琥

璜

之渠

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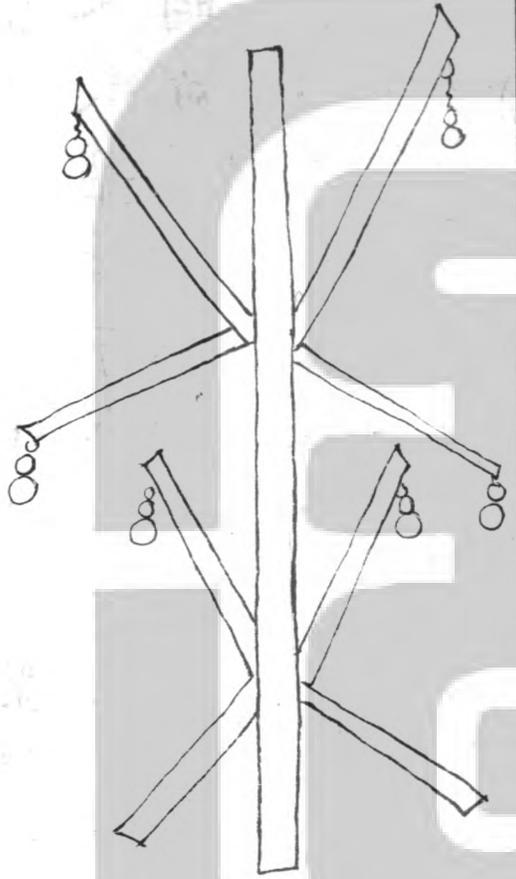
疏

璧琮以斂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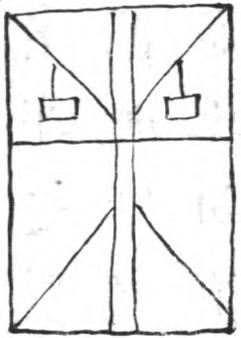
注斂尸于大斂加之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渠于溝之也疏璧琮者通于天地○疏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于兩孔之間為溝眉瑒故云以組穿聯之

重

低一字大
月家志雅堂雜
鈔國朝典故人主
升遐皆取太學文
皇玉圭為斂事定
造歸之



聶氏本



劉氏本

士喪禮

重木

刊

鑿之

注木也

縣物焉

曰重木

長三尺

其前為二孔而以木為之而加刊鑿也鑿

檀弓

重主

道也

殷主

重焉

周主

重徹焉

注始死未作

既

生

既

一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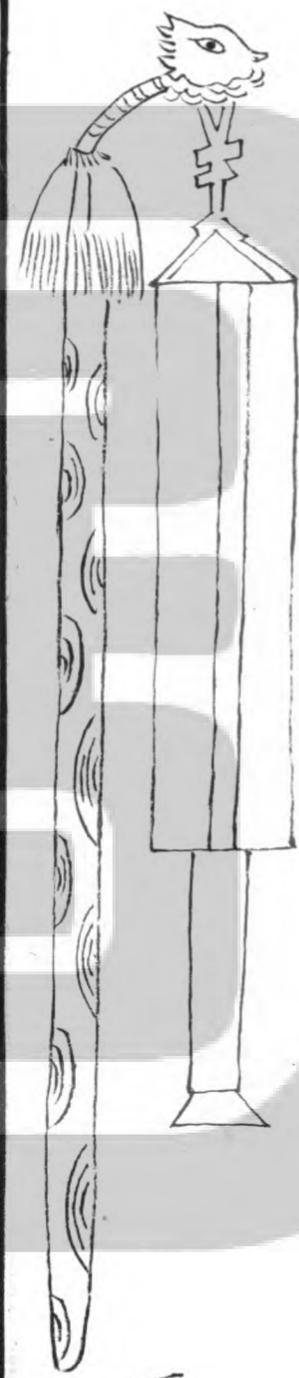
詩而運其

虞而埋之乃後作主○疏人始死作重猶若木主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

釋名重死者之資重也舍餘米以為粥投之甕而懸之比矣未作主權以重主其神也

開元禮重三品以上長八尺四品五品長七尺六品以下長六尺橫者半之置于庭三分庭一在南以沐之米為粥實于鬲既實以踈布蓋其口繫于竹筵懸于重木覆用葦席北向屈兩端交于後西端在上綴以竹筵祝取銘置于重殯堂前楹下夾以葦席簾門以布又設葦障于庭

明旌



聶氏本

常因重禮重二品挂萬
五以上四六品以下二

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

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

于宇西階上注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亡無也無旗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

在棺為柩今文銘為旌也扛銘撞也

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

注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為形貌不見也

聶宗義曰周禮司常大表則供銘旌又按司常職云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禮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尺數異耳禮緯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其士喪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也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旗身亦以尺易仞也又從遣車之差蓋以喪事畧故也若不命之士則以緇布半幅長一尺頰其末長終幅長二尺也緇頰共長三尺廣三寸書銘于末

崔元凱喪儀銘旌今之旒也天子長丈二寸皆施附

樹于壙中

開元禮為銘銘明旌也以絳玄廣幅三品以上長九尺四品

五品長八尺龍首韜扛六品以下長六尺韜扛書某

一字大

官封之柩置于宇西階上

司馬氏書儀銘旌以帛為之廣終幅三品以上長

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書曰某官某公

之柩官卑曰某君妻曰某封邑某氏以竹為杠長準銘旌置屋

西階上

魂帛

家禮魂帛潔白絹為之設梳于尸南覆以帕置倚卓

其前置魂帛於倚上設香爐杯注酒果於卓子上是

為靈座倚銘旌於倚左侍者朝夕設櫛頰奉養之具

皆如平生俟葬畢有祠板則埋魂帛潔地雜記重既虞而

此今國家亦用之喪令置重一品柱鬲六五品以上四六品以下亦然士民之家未常識也皆用魂帛魂帛亦主道也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今且從俗貴其簡易然世俗或用冠帽衣袿裝飾如人狀此鄙俚不可從也又世俗皆畫影置于魂帛之後男子生時有畫像用之猶無所謂至于婦人生時深居閨闈出則乘輜軒擁蔽其面既死豈可使畫士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執筆望相畫其容貌此殊為非禮勿可用也

立灋曰魂帛以白絹為之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垂其兩足。按魂帛之制本注引溫公說謂用束帛依神而來子本文則又謂潔白絹為之考古束帛之制用帛代形本非古禮用束帛依神而來子本文則又謂潔白絹為之考古束帛

為長條而交互穿過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為兩足有首人形以此依人結亦可取雖然用帛代形本非古禮用束帛依神而來子本文則又謂潔白絹為之考古束帛

文獻通考紹興三十一年五月禮部侍郎金安節等

言竊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于古蓋復之遺

意也然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于

此

棺槨總

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書顧命伯相命士頊村傳召公命士致材木頊待以供喪用

檀弓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棺槨者斬之注虞人掌

山澤之官百祀也斬伐也不至者應其祀列其人疏此謂王殯後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

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
幸若歿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陳澹曰天子之梓矣以多木為
太多乎畿內之美材固不之矣
獨于祠祀斬之乎廢其祀則其
人又何法
此未詳其說若

吳澄曰廢其祀則其人蓋設此
辭而非果廢之也蓋祀木者神
祀也如誓師
而曰無敢不供汝則有大刑是
也非果廢之也蓋祀木者神祀
也如誓師
其可斬伐唯為天子采梓木則
雖祀木亦斬無或敢占者若或
占各不以
其木至是不供王喪為大不敬
故設廢祀則人之辭使人不敢
慢令也

喪大記 棺擲之間 君容 祝大夫 容 壺 士 容 甒 注 間 以 為 藏

○疏 君 容 祝 者 祝 如 漆 桶 是 諸 侯 棺 擲 間 所 容 也 若 天 子 棺 擲 間 則 差 寬 大 故
司 几 筵 云 棺 席 用 蓆 五 謂 拍 擲 字 摩 滅 之 餘 擲 席 藏 中 神 生 之 席 是 也 諸 侯 棺
擲 間 亦 容 席 故 司 几 筵 云 拍 席 諸 侯 則 粉 飾 稍 狹 于 天 子 故 此 云 容 祝 大 夫 容
壺 者 壺 是 漏 水 之 器 乃 大 夫 所 掌 曰 士 容 甒 者 甒 是 盛 酒 之 器 乃 士 所 用 也
方 慤 曰 祝 方 二 尺 四 寸 深 一 尺 八 寸 壺 大 一 石 甒 五 斗
則 其 所 容 之 大 小 可 知 君 必 以 祝 則 與 秋 人 設 階 同 義

左傳 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 擲有四阿 棺有翰 檜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 注 四阿 四注 擲也 翰 房 飾 檜 上

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為四注擲也士喪禮云抗木橫三
縮二謂于擲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擲上平也今此擲上四注
而下則其上而方也禮天子擲題湊諸侯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
損翰餘也又曰損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翰在牆

之際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
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故為棺旁飾上飾也

家語 孔子初仕為中都 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 為四

寸之棺 五寸之槨 因丘陵為墳 不封不樹 行之一年

而西方之諸侯則焉 魯國在東方故西
方諸侯皆取法

呂氏春秋 美棺槨所以備螻蟻也

後漢書 趙咨曰 棺槨之造自黃帝始

白虎通德論 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

令孝子見其毀壞也 棺之為言貌所以藏尸令貌全

也 槨之為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 ○有虞

氏瓦棺 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 夏后氏益文故易

之以聖周謂聖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 殷人棺槨有

膠漆之用 周人浸文些 置翊加巧飾 喪葬之禮緣生

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 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

一字大

一字大

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芥內燕不飾巾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帶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躰以象生

劉璋曰凡送死之道惟棺與槨為親身之物孝子所宜盡心初喪之日擇木為棺恐倉卒未得其木灰漆亦未得能堅完或值暑月恐難久留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梓歲一漆之今人亦有生時自為壽器者此乃猶行其道非豫凶事也其木油杉及柏為上母事高大以為美觀唯棺周于身槨周于道棺足矣

棺內外皆用布裹漆務令堅實余嘗見前人墓墓掩壙之後即以松脂溶化灌于棺外其厚尺餘後為人侵掘松脂歲久凝結愈堅斧斤不能加得免大患今有葬者用之可謂宜矣

宋史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方牖檻棺內不得藏金寶珠玉

棺

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注尚深遂也諸公三重諸水兕革棺被

之其厚三寸注以水牛兕牛之革為棺被革地棺一注所謂槨也

梓棺二注所謂屬四者皆周注周匝也凡棺用能濕之物。疏四重者水

三重棺為第四重四重凡五物也以此差之上三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也

大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地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地餘屬大棺也士

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槨四寸又二皮六寸合

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尺餘兕梓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

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除梓四寸餘合一尺四寸也大夫文不見者

天子卿大夫並與列國君同若天子之皮能濕故最在裏近地棺者槨也梓棺亦

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濕故最在裏近地棺者槨也梓棺亦

能濕故次皮地唯一種故云一也諸侯無革則以地親尸所謂梓棺也即前言

君即位為梓是也地即槨木鄭引爾雅曰槨地一物二名名槨又名地也梓棺

二者地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

四者皆周者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匝唯槨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注后

伯鞏之後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注此孝子之事

徐師曾曰言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人子事親舍是無所

用其力一有不謹則他日不可復追此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是以買棺藏

親必外內易治不少有後日之悔此當深思之大者故特舉而後

言可為萬世人之法矣然此乃人子所當自盡非父母豫屬者而後

木乃曰吾死則亦然

則過為身後之慮矣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

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

稷之臣也聞之死請使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與之

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表周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天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用地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魚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槨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曰不設屬辟時借也○疏檀弓從內而說以次出外謂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屬當梓棺也

當地也棺也

君盖用漆二衽三束大夫盖用漆二衽二束士盖不用漆二衽二束注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

孟子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悖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任於齊喪母歸葬于魯贏齊南邑克虞孟也美也

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

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比猶為也化

其親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

墨子古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

二字大
下字類

衾三領足以覆惡則止矣。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

許慎說文棺關也所以掩尸釋名棺關也關閉也。

司馬溫公曰棺欲厚然太厚則重而難以致遠又不必高大占地使廣中寬易致摧毀宜深戒之椁雖聖人所制自古用之然板木歲久終歸腐爛徒使擴中寬大不能牢固不若不用之為愈也孔子葬鯉有棺而無槨又許貧者還葬而無槨今不欲用非為貧者乃欲保安亡者爾

二程全書古人之葬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污况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唯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聞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尚在又韓修王城圮得古柏木皆

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柏萬之說于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為茯苓萬年為琥珀之說疑物莫久于此遂以柏為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無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為污有土則有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蟲為必有而不知備何也唯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為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

高閣曰伊川先生謂棺之合縫以松脂塗之則縫固而木堅注云松脂與木性相入而又利水蓋今人所謂瀝青者是也須以少蚌粉黃蠟清油合煎之乃可用不然則裂矣其棺椁之間亦宜以此灌之

朱子語類古禮難行為古人有做未到處古者以皮束棺豈能固設熬黍稷于棺傍以惑此蟬可見少智今棺用漆要三日便殯亦難

王文祿度合棺油杉為上拍次之油杉今沙坊版出馬湖建昌桃花洞揚宣慰旋螺丁子香花紫實上也但假者多耳莫若用拍紫經杉可也棺斷容身不宜大蘇匠製若經匣樣底蓋不用鐵丁用拍或蘇木作錠筭底蓋對墻合處每邊鑿二孔筭作錠樣分三片先錘左右二片入孔分開中一片針下錠四處到劉住矣且免鐵錐壞版釘擊震尸錠筭法

陳龍正曰製棺不可太寬太長如料富則量逝者形軀裁減之勿惜損料尤忌太高必使高潤相等環視見方為妥高則上空既無用而擴勢因之不得計哉蓋不宜用釘縫稍薄氣釘長出亦使墳高其弊多端慎勿泥古善計哉蓋不宜用釘縫稍薄氣釘長出亦使墳高其弊多端慎勿泥古

桐棺 柏棺

左傳哀公二年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

送之君實圖之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志父

無罪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注案禮

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無三寸棺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

壞不堪為棺故以為罰墨子尚儉桐棺三寸屬次大棺也辟親身棺也禮大夫

無辟唯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云素車樸馬注以載柩也曲禮云大夫去國

不設辟者時厝耳非正禮也

乘髦馬鄭云髦馬不鬣落也則此樸馬亦謂不鬣落用此以載柩

也他柩皆人挽此用車馬載者道遠當用牛馬且此言亦為罰也

北注北葬域。疏周禮冢人云凡死于兵者不入北

域鄭云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此亦罰也

以能克敵 下鄉之罰也注為自設罰所

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馬桐棺四寸柏棺五

寸 墨子禹葬會稽之山桐棺三寸葛以緘之

莊子古之喪禮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也

荀子刑餘罪人之喪桐棺三寸

越絕書禹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墻七尺上無漏泄下

無即水

梓棺

風俗通義禮天子斂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

亡因以為名凡人之棺亦為宮也

漢舊儀梓棺長二丈廣四尺

王符潜夫論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櫛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做

效夫櫛梓豫章所出殊遠代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

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

穀棺

一字大

一字大

一字大

墨子昔堯葬蛩山之陰穀木之棺葛以緘之舜葬南已之市穀木之棺葛以緘之

樟棺

諸侯

同

續漢書禮儀志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朱漆畫雲氣公

特進樟棺黑漆宋書志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木為

櫬號曰樟宮

松棺

魏書崔光傳光戒子孫曰吾兄弟自幼及老未曾一片不同弟頃橫禍權作松棺亦可為我作松棺使我見之

楸棺

盛弘之荊州記冠軍縣東一里有張詹墓魏太和時

人也刻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錢不入瓦器

不藏嗟爾後人幸不我傷隸釋魏征南軍司張詹

雜木棺

續漢書楊震數切諫為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衣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

瓦棺

檀弓有虞氏瓦棺

帝王世紀有苗氏叛虞舜南征崩于鳴條殯用瓦棺

西京雜記袁盎冢以瓦為棺椁

隸釋武陽城東彭亡山之巔耕夫斲地有聲尋鑄入

焉石窰如屋大中立兩崖柱左右各分二室左方有

破瓦棺

石棺

史記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慶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于霍太山

盛弘之荊州記臨湘水中有石林上有二石棺色綠如銅鏡莫能詳也

玉棺

風俗通義葉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于廳事前令臣吏試入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之宿葬于城東土自成墳

銅棺

越絕書闔閭冢在閭門外銅棺三重洪池六尺

革棺

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國內冢藏一皆發掘魏襄王冢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

朱棺

東觀漢記耿秉薨賜朱棺玉衣

明會典品官棺用油杉朱漆庶民棺油杉為上拍次之土杉又次之用黑漆金漆

漢書佞幸傳王莽莽風大司徒光孔奏賢自殺伏辜死後父

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雕畫也四時之色左

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

以加

畫棺

一字大

一字大

一字大

移漢書後

似一字大

謝承後漢書和帝追封太后父梁松為褒親愍侯改
殯賜東園畫棺玉押衣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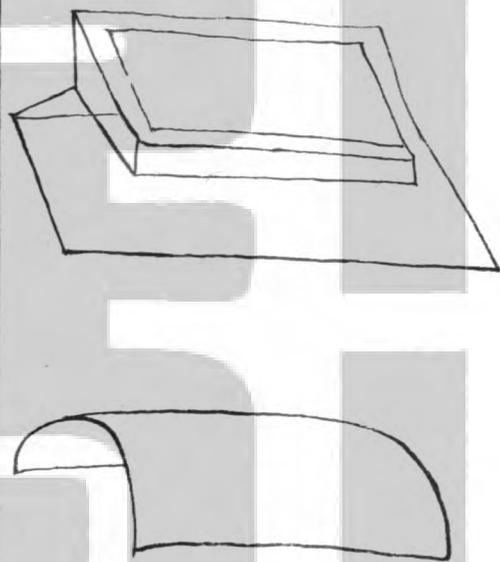
後漢書袁安傳袁逢卒朝廷以逢常為三老特優禮
制賜以朱畫秘器注秘器棺也

布漆山

運

清異錄天成開以來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寢人立
兩邊不相見者凶肆號布漆山

押



聶氏本

檀弓君即位而為押注押謂地棺親尸者天歲一漆之藏焉

注若未成然也。疏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人君無論少長，葬尊倫物，故即位而造為此棺也。押即地棺。天子諸侯，內有水，兕諸侯，無但用地。在內以親尸也。如未成也。藏焉者，謂藏物于中。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

方慙曰：押即所謂櫬也。君尊雖凶禮之具，亦豫備藏焉，則惡人之見也。

陸佃曰：言歲一出而漆之，于是又藏焉。歲一出者，若將有用也。示使其君不敢有恃以惰。

裴松之曰：禮之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押。

乾學按豫凶禮非得已也。故漆而藏焉。押

欲堅故歲一漆之。漆之斯出之矣。疏謂中

不欲空虛而訓藏為藏物於中。其說贅陸

氏至謂歲一出者，示君將有用。夫預凶事

猶不可况可以此警其君為盡禮歟。後儒

說禮往傳會若此，所以禮家多成聚訟

也。

方慙前

舊唐書玄宗開元二十年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逢柩車問左右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柩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無柩自此始也

柩

曲禮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疏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于此故曰柩

呂大防曰尸者未大斂柩者已大斂之稱也故喪禮未殓奠于尸已殓奠于柩

白虎通德論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為言失也陳也失

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為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

釋名尸已在棺曰柩柩究也送終隨身之制皆究備

也

柩

左傳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之屬梓以

自為柩

柩棺也欲以送終○疏柩親身棺也以其親近其身故以柩為名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如彼記諸侯之棺三重親身之棺

名之為柩柩即柩是也其柩用楸為之屬與大棺乃用梓耳此梓為柩者名之曰柩其內必無棺也擇楸為柩其柩必用梓也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

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注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

四年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柩不虞

注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貶其喪制欲殓

不過席又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

魯大匠

喪不成不終君也

注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君長誰受其咎

初季孫為已樹六楨於蒲圃東門之外

注文子欲匠慶請

木注為定

季孫曰略

注御也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疏季孫言畧令匠慶畧他木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怒慶此請令畧木為之慶又忿其如此故取季孫之楨其意言遣我略人我止略女季孫令之

為畧匠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是自及也

小爾雅有尸謂之柩空棺謂之柩

槨

說文積小棺又曰槨

漢書成帝紀河平四年民為水所流死不能自葬者

令郡國給槨積葬埋師古曰槨積謂小棺

陸機大墓賦觀洪擯而為槨

裹棺 錯

喪大記君裹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裹棺用玄綠

用牛骨錯士不綠注錯所以琢者裹。說裹棺謂以錯貼棺裹也朱錯

琢朱錯貼若于棺也錯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錯者四角也隱義云朱綠皆錯也雜金錯尚書曰貢金三品黃白青色用玄綠者四面玄

用玄也亦同大夫用牛骨錯不言從可知也

吳澄曰按定本近是蓋裹棺兼用綠色無義說分二色貼四方隅各無義且未詳何本若依定本以綠為琢則朱玄句絕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裹棺

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為異爾

張文嘉曰按錯字說文云綴著物者則綠字疑皆綴字之誤綴者綴綴于棺也錯即今漆工所用之灰屑也君用雜金屑最為堅確大夫用牛角屑次之

今民間用瓦屑即此錯也士不綴無裹也舊讀綠為琢以錯為釘皆誤也故王氏有牛角錯不可從之說按古者棺不用釘唯以皮條束合之見檀弓上篇

後漢書禮儀志按梓宮內珪璋諸物東園匠武士下

釘截去牙

東園温明秘器

漢書霍光傳光薨賜東園温明如乘輿制度服虔注東園

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斂并蓋之

佞幸傳東園秘器珠襦玉押豫以賜賢無不備具

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秘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

晉公卿禮秩諸侯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秘器

周密癸辛雜識今世有大殮而用鏡懸之棺蓋以照尸者往謂取光明破暗之義按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温明服虔曰東園慶此器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然則其來尚矣

讀禮通考卷九十六

喪具二

棺束

衽衽

檀弓 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注衽當為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

合之縮縱也縱束者二行橫束者三行也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既不
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衽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
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為小要也

釋名 棺束曰緘緘咸也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

其要約小也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

椁

檀弓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注材椁材也木工宜乾腊且預成○

材及明器之材或云布其
木宜乾腊故須預暴之也

王安石曰
布陳也

寔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注沐治也原壤

登木曰父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

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

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

毋失其為故也注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疏椁材

周官閭師不樹者魚椁注椁周棺也○疏廢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

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

買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

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昏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駮以聘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

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

居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

釋名椁廓也廓落在表之言也

方慤曰椁之於棺如城之有郭也

木椁

古史考禹作土塋以周棺湯作木椁易土塋也

葦椁

越絕書禹葬會稽葦椁桐棺

松椁

喪大記君松椁疏君諸侯也諸侯用松心為椁材

柏椁

檀弓拍椁以端長六尺注端題奏也其方蓋一尺○疏拍椁謂用拍也天子拍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

方相職云天子梓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端猶頭也積拍材作椁並葦材頭

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梓制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廢人以上鄭

注喪大記具之以此木之端首題奏向內知其方一尺者以廢人四寸之棺五

寸之椁厚于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

至上始為題奏向也言木之頭相向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椁之厚薄與棺

相準皇氏以為壘椁材從下即題也
椁六尺與棺全不相應其義非也

張子曰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
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胡銓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謂之黃腸木頭皆內向故
云題湊其方一尺詳見漢書霍光傳及漢儀注所載者

喪大記大夫拍椁

雜木椁

喪大記士雜木椁

石椁

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注喪謂杜失位也曰聞之

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

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

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

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

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

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

寶而朝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于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

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

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

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

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注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

制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

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吳澄曰自猶獨也天子至于庶人皆是木椁慮其易朽腐而獨自為石椁也三年而不成者成之難費財多也

水經注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抗泗水上

而畫石鑿而為冢今人謂之石椁者也郭有二重石

作工巧

西京雜記魏襄王家以文石為椁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椁滑液如新

漢書劉向傳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

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

李奇曰壙中為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累石作椁于壙中以為離宮別館也

黃金為鳧雁

漢書文帝至霸陵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

用紆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張釋之

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

欲雖無石椁又何戒焉文帝稱善

吳越春秋吳王有女自殺闔閭痛之葬于國西閭門

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以足跑

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焉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

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

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

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後漢明帝紀帝作壽陵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

尺

銅椁

皇覽闔閭墓鑄銅為椁

北堂書鈔衛青尚平陽公主後與主合葬冢在華山

葬時發土得銅椁一枚

裹椁

喪大記君裹椁虞筐大六不裹椁士不虞筐

注裹椁之物虞筐之文未

聞也。疏盧氏雖有解注鄭云未聞今畧盧氏不錄也。

吳澄曰君之椁有物以累之而又虞筐大夫雖不裹椁而猶有虞筐士則并虞筐而無矣。徐師曾曰或曰虞安也虞筐即苞筭也。安骸魄故謂虞筐士不虞筐謂藏于旁也。

壽藏椁

隸續延年益壽椁文三行十八字今在蜀中安帝永

初七年造謂之萬歲延年益壽椁當是壽冢中所刻

棺飾

士喪禮商祝飾柩一池紐前頰後緇齊三采無貝

柩為設牆柳也中奠乃牆謂此也牆有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雷以竹為之狀如小車琴衣以青布一池縣于柳前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為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中央若今小車蓋上黼矣以三采緇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若以絮

周官縫人喪縫棺飾焉

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

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翬二黻翬二

畫翬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

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纁紐二

玄紐二齊三采三具黼翬二畫翬二皆戴綏魚躍拂

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掄

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具畫翬二皆戴綏士戴

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注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墻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象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也士

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綠邊為黼文畫荒綠邊為翬氣火黼為列于其中耳偽當為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觀覆棺乃如帷荒于其上紐所

以結連帷荒者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琴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于荒之爪端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為之魚縣于池下掄也青質五色畫之于絞緇

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魚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大夫不掄絞屬于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綏縫合雜米為之形如瓜分然綴具落其

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翬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三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

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窻柳于墻中檀弓曰周人墻置翬是也綏當為綏蓋五采羽注于翬首也○疏君龍帷者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玉侯畫

龍以象君德三池者織竹為籠挂于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雷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于後一故三池

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荒為柳車上覆為黻甲也綠荒邊容飾車行則幡動也容飾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荒為柳車上覆為黻甲也綠荒邊

為白黑黼文于黼文之上荒之中央又畫大散各三行列行也火行如半環散而巳相背也素錦褚者素白也褚屋也于荒下用白錦為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偽荒者惟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惟荒于褚外也黼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纁為紐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鼈甲上當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狹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齊上下縫合五采縵列行相次如爪內之子以穰為分限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二畫散二黻二畫雲二畫二皆戴圭者翼形似角在路則障車入樽則障二畫黼二畫散二黻二畫雲二畫二皆戴圭者翼形似角在路則障車入樽則障二畫黼二畫散二黻二畫雲二畫二皆戴圭者翼形似角在路則障車入樽則障

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纁扱六用絳帛為之將一頭結此戴出畔柳材使相當值謂屈皮為紐三束有六戴纁扱六用絳帛為之將一頭結此戴出畔柳材使相當值謂上拂池也君纁戴亦纁扱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魚躍

後以防翻車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大夫惟畫雲氣二池前

後各一池或云兩邊而已畫荒謂畫雲氣火黼黻兩黼黻角不圭止用五采羽

二纁二玄也齊三采纁黃黑也貝亦降二也翼降兩黼黻角不圭止用五采羽

作綏無絞雉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纁其數與披同四也士唯一池在前亦

畫掄雉于絞在于池上紐降用玄緇四紐連四旁也齊與大夫同一具者一行

絡之耳翼降二黼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為四戴也二披用纁通兩旁

則亦四披也鄭注以華道路及墻中以翼入墻中則知餘物堪入墻中者皆入

陸佃曰素錦褚即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為幹

爾齊裳下緝也謂以五采五貝綴裳帷之下君纁戴六纁披六戴猶所謂緋

披猶所謂引之使行弗之欲止戴之

使上披之欲下使即葬焉無係吝也

明堂位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

璧娶

注皆喪葬之飾。疏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

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馬飾棺墻置翣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疏公西赤以飾棺崇夫子故為盛禮也綢練設旒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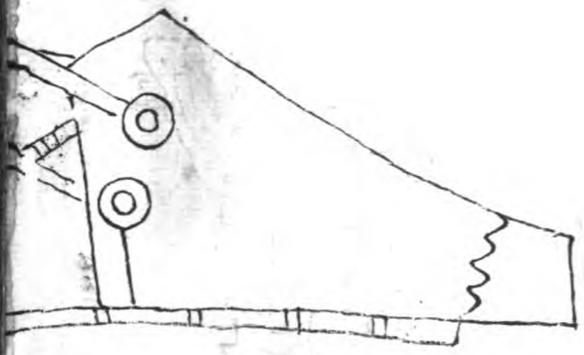
錦為褚外如墻車邊置翣恐輻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法其送

奠乘車所建旌旗刻繪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飾于杠

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夫子用三代

之禮不為僭者蓋用其大夫之禮爾

輿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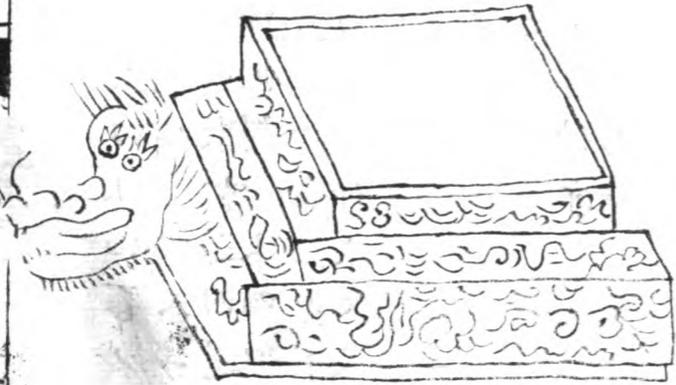


聶氏本

士喪禮升棺用軸蓋在下。注：軸狀如轉，狀如林，軸其輪，輓而著。長林穿程前後，金而閉軸焉。與轉猶輪也。蓋在下者，卻于棺之下也。棺既升，則入于肆中，而蓋則置于序端。



謂前之兩末，又各有一處也。蓋謂此軹之旁，共有四輪。既夕，遷于祖用軸。注：遷，徙也。徙于祖廟也。軸，轉軸也。為轉軸也。疏：下記云：前軸者，皆然而行。是以前既云：長如林也。則有先後兩軸。其木狀如林，辟厚大為之。兩辟為孔者，金釧于中，前以容兩軸。故長一丈二尺，漆中言程者，以其厚大，可以容兩軸。故長一丈二尺，漆大聶崇義曰：按阮氏圖云：天子畫轅為龍，如赤雲氣。龍輓。



喪大記君殯用輜攬至于上畢塗屋注攬猶葭也天子之殯上居

棺以龍輜攬木題塗象植上四柱如屋以覆之畫塗之諸侯輜不畫龍攬從作

階以木題於輜中輜外以木蔽聚輜之四邊木高于棺象擗上之加綃黼于棺上如

後以木題於輜中輜外以木蔽聚輜之四邊木高于棺象擗上之加綃黼于棺上如

木輪外以木高于棺後加布幕于棺上又葭木于塗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中亦散

不為四柱但君葬用輜孔穎達曰大夫諸侯以上有

一聶宗畫龍于輜加赤雲氣君殯以輜車備火之虞上有四周

周禮巾車素車芬蔽犬禭素飾小服皆素注素車以白土

素繒為緣此卒哭所乘注素車以白土

周禮巾車藻車藻蔽鹿淺禭革飾注藻水草蒼色以蒼土聖車

夏皮為覆冬又以所治去注藻水草蒼色以蒼土聖車

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注藻水草蒼色以蒼土聖車

周禮巾車駝車荏蔽然禭髻飾注駝車邊側有漆飾也荏細葦

也然果然也髻亦多黑少之色韋此大祥所乘注駝車邊側有漆飾也荏細葦

疏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為漆果然獸名注駝車邊側有漆飾也荏細葦

周禮巾車漆車藩蔽紆禭荏飾注漆車黑車藩今時小車藩漆

之色韋也此禭所乘。疏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注漆車黑車藩今時小車藩漆

所乘黑車及篆繒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注漆車黑車藩今時小車藩漆

劉執中曰三年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駝車總服乘漆車注漆車黑車藩今時小車藩漆

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駝車總服乘漆車注漆車黑車藩今時小車藩漆

祥車注漆車黑車藩今時小車藩漆

曲禮祥車曠左注祥車葬之乘車空神位也

禮地蜃車注祥車葬之乘車空神位也

周官遂師大喪供蜃車之役注蜃車掘路也掘路載柩四輪

稍人大喪率蜃車與其役以至注蜃車掘路也掘路載柩四輪

輜車注蜃車掘路也掘路載柩四輪

輜車注蜃車掘路也掘路載柩四輪

雜記大夫士死于道以布為輶而行至于家而說輶

載以輶車

注輶言用布白布不染也。不言輶惟俱用布無所別也。輶讀為輶。或作輶。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輶曰輶。輶無輶曰輶。周禮又有輶。

車天子以載。輶輶聲相近。其制同。于輶崇蓋半乘車之輪。輶此明大夫車。飾大夫以白布為輶。輶不以輶草祭之。初死及至家皆以輶車。至家說輶惟輶車。在故云。載以輶車。說車說去其車也。凡在路載輶。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輶車。其制與輶車同。周禮遂師共輶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輶車是士也。此云輶車謂大夫也。諸侯不言可知。其輶車之形。鄭注既夕禮：其車之輶。牀如牀。中央有輶。前後出設輶。輶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輶為輶。迫地而行。其輪有似于輶。故鄭云：半乘車之輪。乘車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

喪大記大夫葬用輶士葬用國車

注大夫廢輶此言輶非也。輶當為輶聲之誤也。輶字或作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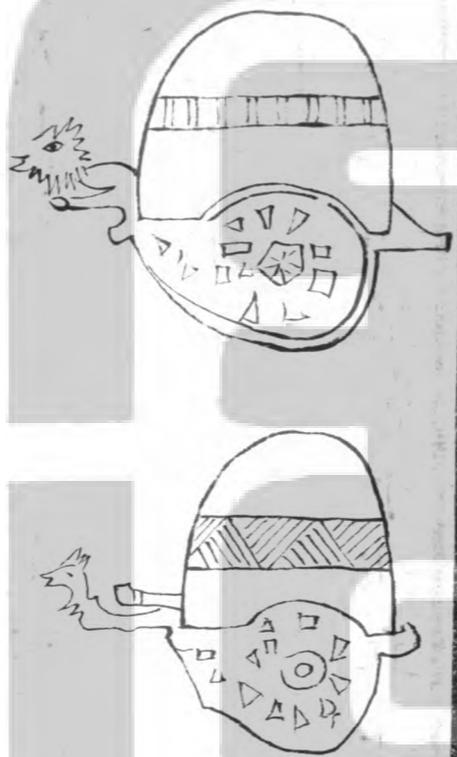
團是以又誤為團

釋名輿棺之車曰輶

耳也懸于左右前後銅魚搖

絞之屬耳然也

遣車



聶氏本

禮春

周官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

注遣車一曰驚車。厥興也。謂陳駕之。行使人

以次舉之。以如墓也。疏遣車言飾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粗小為之耳。

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

注遣車王之魂魄所憑依。疏遣車將葬。或所苞奠遣送之車。其車內既皆有

牲魄所依

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

檀弓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

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馬

身官

低一字大

知禮注言其太儉逼下非之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乘以葬故鄭云逼下也

雜記注言各遣車視年具疏布轄四面有障置於四隅

如所包遣奠牲軀之數也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轄其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平肉

鸞車

周官禮春冢人及葬言鸞車象人

注鸞車中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言猶語也劉執中將葬則語以飾戒

皮車 革車

周官禮天司裘大裘廡裘飾皮車

注皮車遣車之革路

王昭禹曰明器之車以皮飾之事死如事生之意

車僕大裘廡革車

輶輦車

史秦始皇本紀始皇崩于沙丘平臺秘之不發喪棺

載輶輦車中

漢書霍光傳載光尸柩以輶輦車

注文穎曰輶輦車如今喪輶輦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輦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輶輦車駕

意牖開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輶輦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秘其事載以輶輦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輦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輶輦車駕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為喪車耳輶者密閉輦者旁開窓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

宋書禮志漢制大行載輶輦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

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折羽流蘇

前後雲氣畫帷裳據文畫曲蕃長與車等太僕御駕

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謂之布施馬既下

馬斥賣車藏城北秘宮今則馬不虎文不斥賣車則

毀也自漢霍光晉安平齊王賈克王導謝安采江夏

王葬以殊禮者皆大輅黃屋載輶輦車

文獻通考唐葬代宗時發引帝見輶輦車不當馳道

言禮通考
移指丁未之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不太
衝也上哭曰安在枉靈駕而謀自利乎命改轅直午
而行

禺車

後漢書禮志大喪甘泉鹵簿金根容車
後漢書祭遵傳遵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
士軍陳送葬注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

鼈甲車

隋書禮儀志八品以下達于庶人鼈甲車無幟襜流
蘇畫飾

鳳凰車

宋書禮志明帝永平元年光烈陰皇后葬魂車鸞路
羽蓋駕駟馬龍旂九塗前有方相鳳凰車

開轍車

五代會要喪葬三品以上輜車用開轍車油幟朱絲
絡網兩廂畫龍虎

合轍車

五代會要庶人喪車用合轍車工商諸色人吏無官
者諸人無職掌者無合轍車
買道車

送終車

史儀衛志送終車車

飾以錦螭頭以銀

鐸後垂大氈駕以牛

羣謂之祭羊以擬送終

用

四用車

史儀衛志四望車名

遠車拜陵臨用則用之

青油纒米裏通憶駕牛

同安車太子臨亦用之

飾紫油纒通憶駕馬

宋史禮志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等輜車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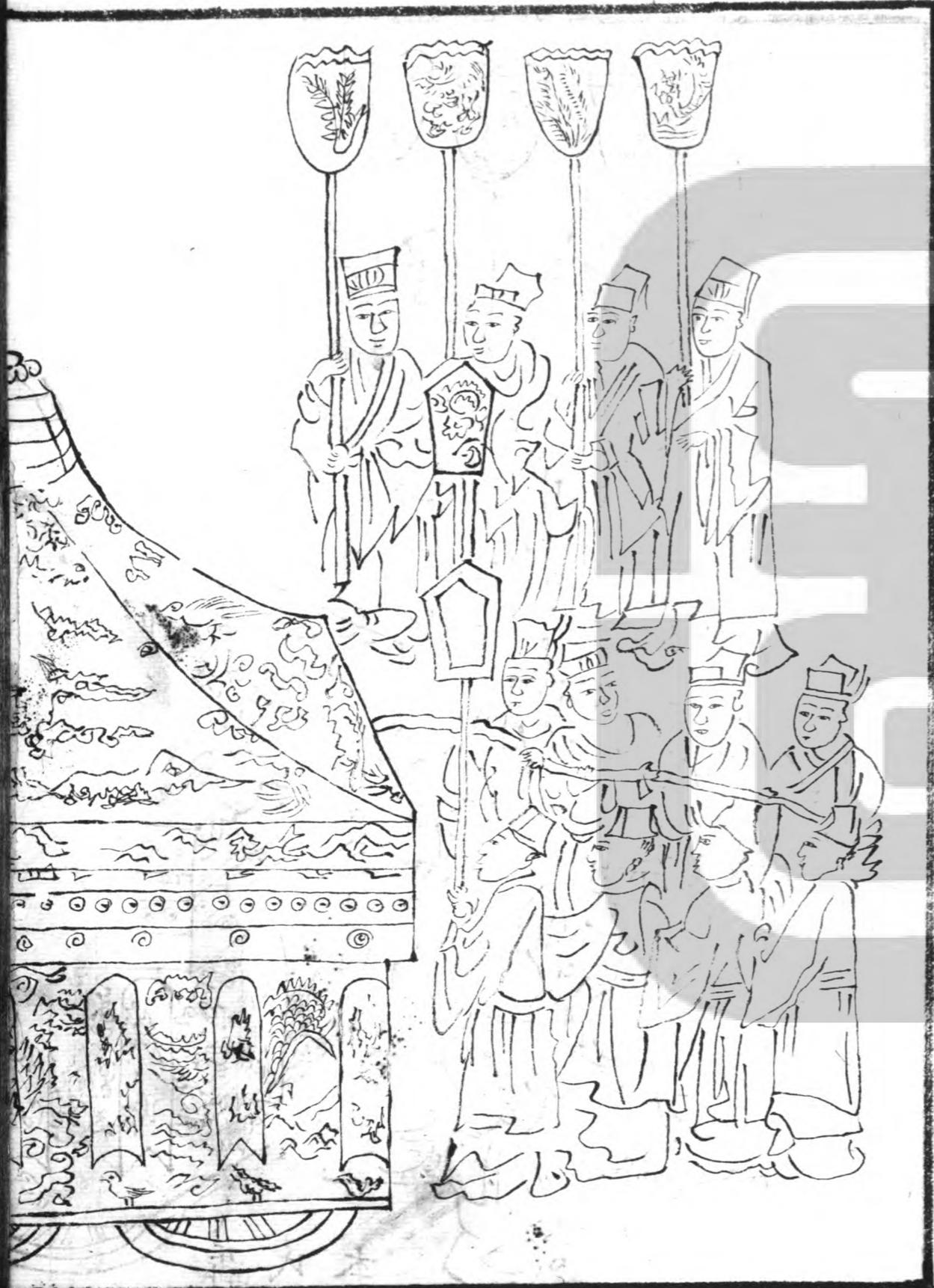
輜

說文輜喪車也

魏曹植卞太后誄徘徊輜柩號咷勿及

柳

柳





本氏聶

周官縫人

衣翬柳之材

注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孔穎達曰案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內木材為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翬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總稱柳也。王昭禹曰柳陰木為之。故喪車謂之柳。

檀弓設蕙翬為使人勿惡也

吳澄曰蕙即柳也。柳施帷荒以華戴極之車而翬障于柳之旁以此飾極使人不惡其凶也。

漢書季布傳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之敢獻計季布許之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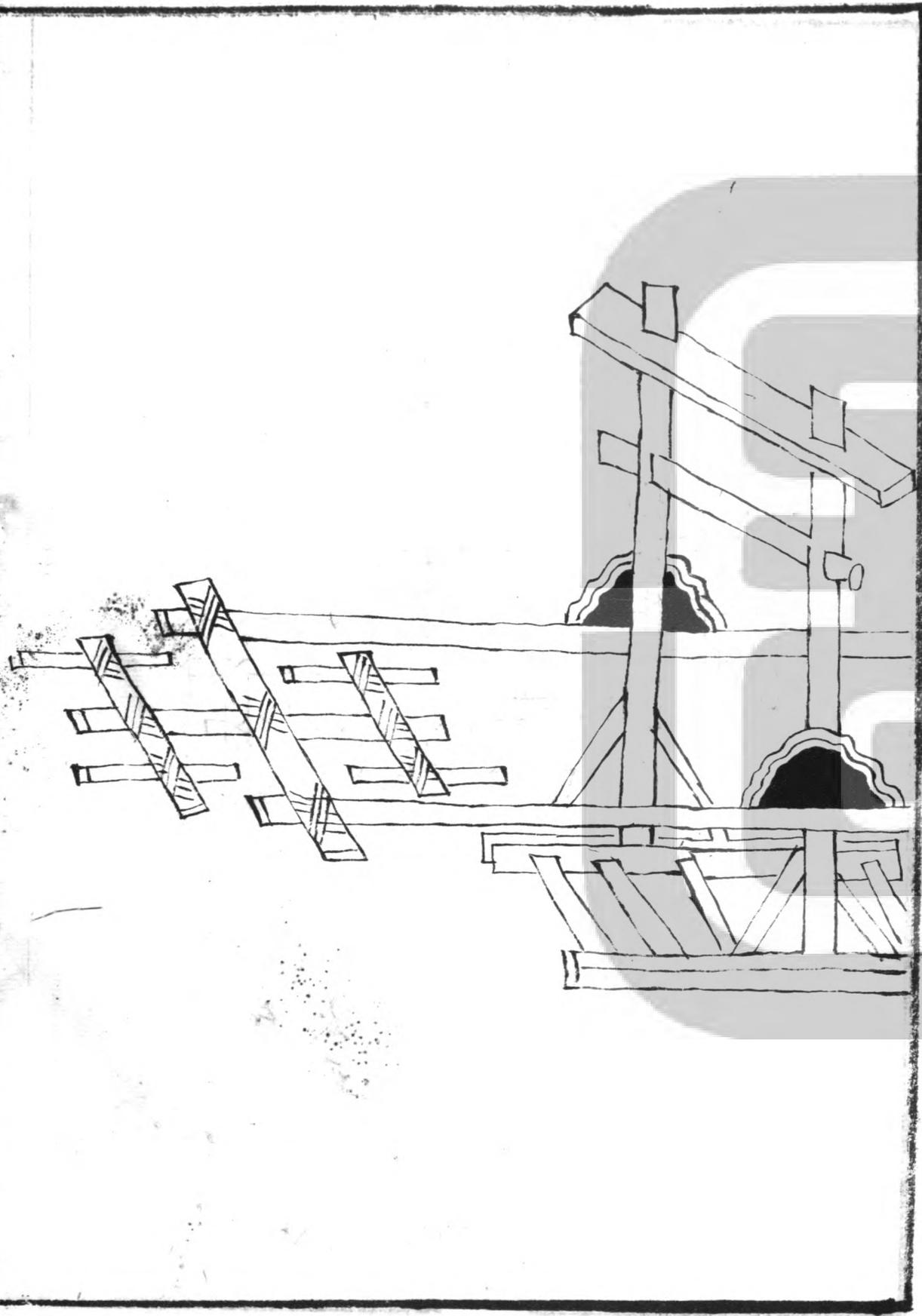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鄭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識也。季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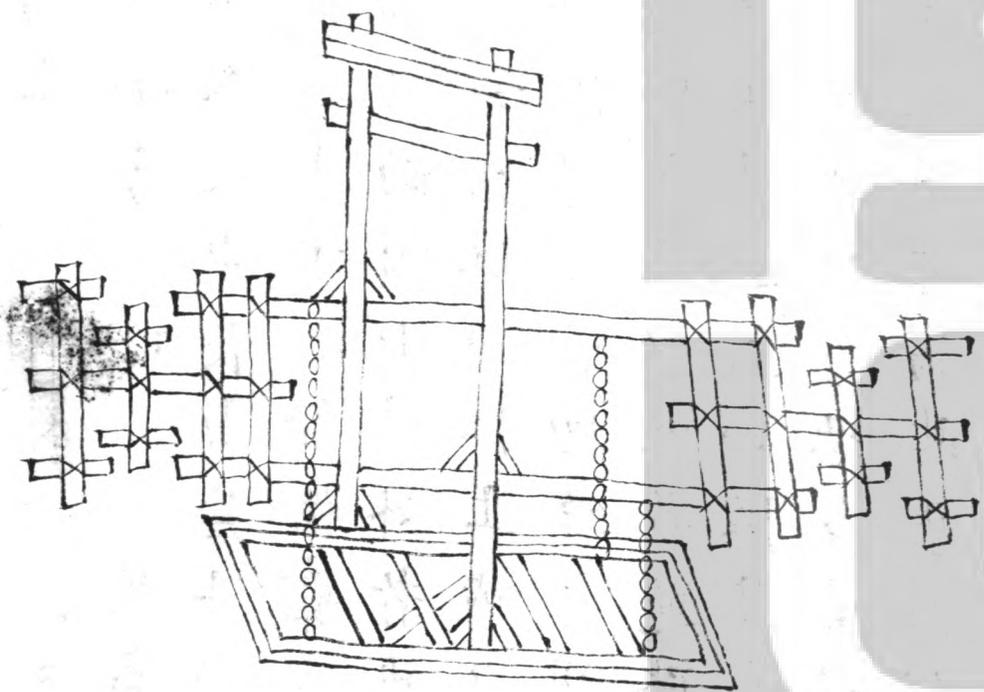
釋名輿棺之車其蓋曰柳聚也衆飾所聚亦其形

樓也亦曰螿甲以螿甲亦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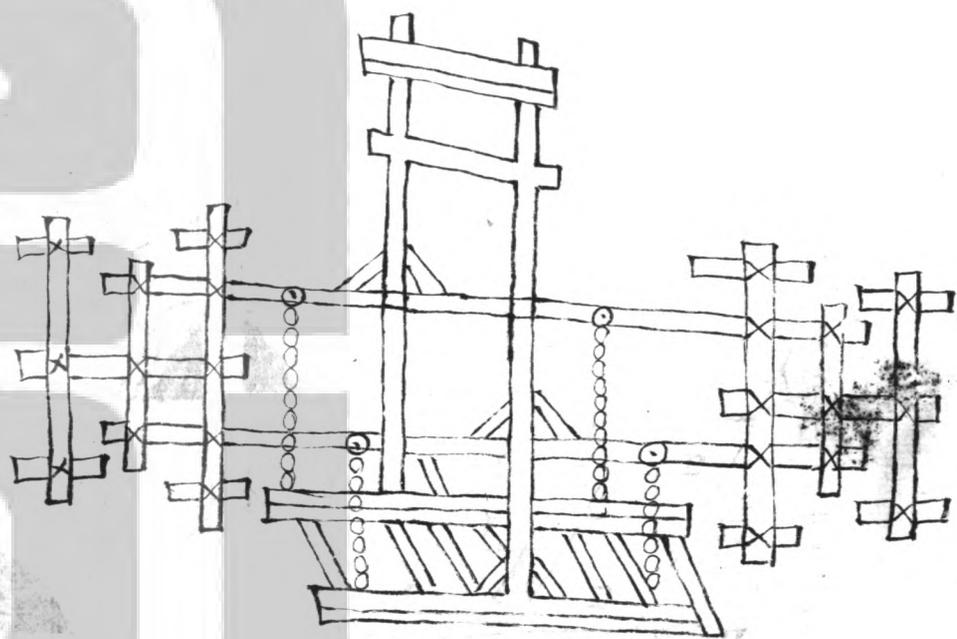
大昇舉

思陵錄大昇舉其制下為底而蓋以殿宇四柱皆旋
安挿夾以青障左刻青龍右刻白虎前後各有朱扉
前掛黃緣簾上垂朱雀後為龜蛇以象玄武
大舉





丘瓊山
新製遠
行舉圖



丘瓊山
大舉新
圖

家禮古者柳車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為之取其牢固平穩而已其法用兩長杠，上加伏兔附杠處為圓鑿別作小方牀以載柩足高三寸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柄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柄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柩常適平兩柱近上更為方鑿加橫扁之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扁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施短杠短杠上或更加小杠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扎縛此皆切要實用不可闕者但如此制而以衣覆棺亦足以少華道路或更欲如飾則以竹為之格以絲結之上如撮焦亭施帷幔四角垂流蘇而已然亦不可太高恐多呈碍不須太華徒為觀美若道路遠決不可為此虛飾但多用油單裹柩以防雨水而已○其舊為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幌

延平先生以為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耳

鷺輅

謝眺齊后哀冊文懷屢衛而延首想鷺輅而撫心周注

禮云安車形面繫總皆載棺柩車也

- 香輿
- 影輿
- 蓋輿
- 錢輿
- 五穀輿

- 酒醢輿
- 衣物輿
- 庖牲輿

宋史禮志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揚邠特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例並用一品禮香輿影輿蓋輿錢輿五穀輿酒醢輿衣物輿庖牲輿各一

牆

士喪記巾奠乃牆注牆飾柩也○疏中奠訖商祝乃飾棺牆即帷荒

檀弓周人牆置翬

釋名輿棺之車其旁曰墻以屋墻也

方慤曰墻以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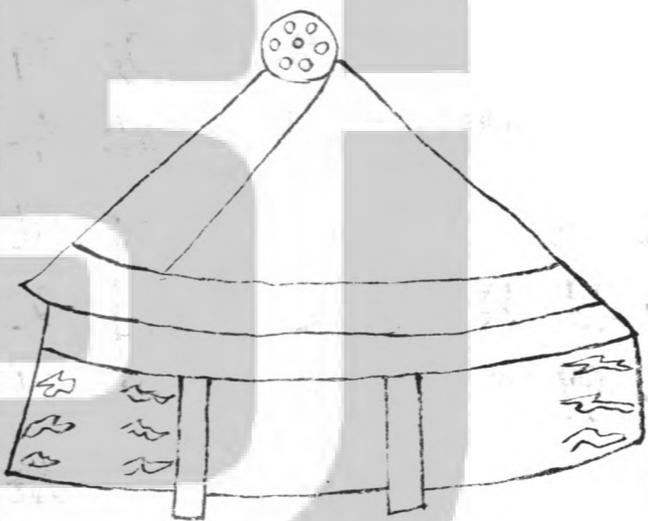
帷義詳棺飾

釋名帷圍也所以自障圍也

說文在旁曰帷

荒義詳棺飾

喪大記注



劉氏本

廣韻幌蒙掩

池

檀弓

池視重

雷

從木中而雷于地故謂此木為重雷也生時既屋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于車覆蓋甲之下墻帷之上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蓋甲名之為池以象重雷

振容

褚

紐

齊

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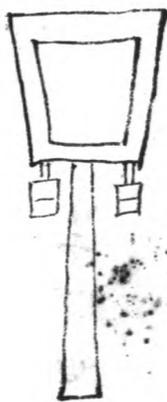
魚

義俱詳棺飾

翣



聶氏本



劉氏本

禮夏

周官

御僕大喪持翣

注翣棺飾也持

女御后之喪持翣

天疏

子八 妻后喪各同女
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禮器 天子葵五重 八翬 侯三重 六翬 大夫再重 四

翬 疏天子五重 八翬者 葵宜堅固 故多重 宜多障蔽 故八翬 諸侯大夫卑 故從而少飾

春秋左傳 崔杼弑莊公 葵諸士 孫之里 四翬不踣

世本 武王作翬

小爾雅 大扇謂之翬

釋名 翬齊人謂扇為翬 此似之也 象翬扇為清涼也

翬有黼有畫 各以其飾名之也

家禮 翬以木為筐 如扇而有兩角 高廣二尺 高二尺

四寸 衣以白布 柄長五尺 黼翬畫黼 翬畫黻 畫翬

畫雲氣 其緣皆為雲氣 皆畫以紫 准格

披

既夕 設披 注披絡 押棺上 貫結于戴 人居旁 牽之以備傾虧

因華禮三品以上四品

一字大

一字大

四品三引二披其持引

皆布帛布深衣

周官司士 作六軍之士 執披

注作執使也 披 挹車行所以扶持棺者 有紐以結之 謂之戴 疏披者車

兩旁引之曰披

披也 謂之戴者 喪大記云 纁戴是也

釋名 兩旁引之曰披 擺也 各於一旁引 擺之備傾

倚也

綸絞

雜記 大夫不綸絞 屬於池下

注綸 翟也 采青黃之間 曰絞 屬猶繫也 人君之柳其池 繫絞 綴于下 而畫

翟 雉焉 名曰振容 又有銅魚 在其間 大夫去振容 士去魚 疏大夫不得畫 以綸 絞 屬於池下 其池上 則畫于綸 得自綸 絞也 士亦有綸 絞 但不得屬於池下

幕

周官 幕人 大喪共帷幕 帝絞

注帷以帷堂 或與幕 張之于庭 帝在樞上

檀弓 布幕 衛也 綵幕 魯也

注幕所 以覆棺

陸佃曰 爾雅 纁帛 綵蓋 衛幕用布 魯用帛 爾

方慙曰 衛所存者 殷禮 故用布 魯所存者 周禮 故用綵 幕之

釋名 幕 絡也 在表之稱也

一字大

禮記

禮天 帝

禮

周官幕人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帝

掌次凡喪王則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地官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帝先道野役

檀弓君於士有賜帝注帝所以承塵賜之則張于殯上。疏帝幕之小者

釋名小幕曰帝張在人上帝帝然也

布幃

姚翼家規通俗編用綿布三尺聯為一用竹八根以

繩綴之令役者八人執之圍婦女于中隨柩後行庶

不與男子雜及為觀者窺也

珠節子

五代會要舉同光三年勅斷錦繡祗使常式素車不

定人數使素紫白絹帶額遮幃輦上使白粉掃木珠

節子上使白絲

五品六品升朝官使二十人舁輦車竿高七尺長一

丈三尺濶五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紫絹為

帶額並畫雲氣周迴遮蔽上安白粉掃木珠節子二

十道七品八品升朝官使一十六人舁輦車竿高七

尺長一丈三尺濶五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婦人以

紫絹全幅為帶額周迴遮蔽上安白粉掃木珠節子

二十道六品至九品不升朝官使一十二人舁輦車

竿高六尺長一丈一尺濶四尺以白絹全幅為帶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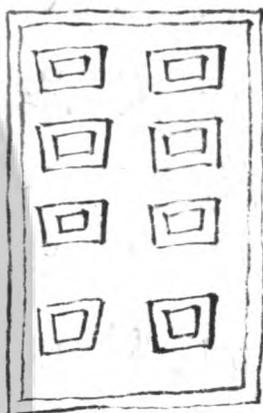
婦人以紫絹為帶額周迴遮蔽上安白粉掃木為珠

節子一十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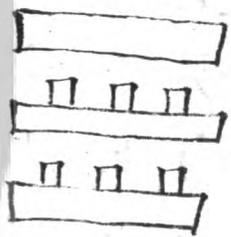
竹格

姚翼家規通俗編加大輦之上以覆棺者欲加飾則以絲結之此虛文也若徑路則多用油單裹柩以防雨水

折



聶氏本



劉氏本

既夕折橫覆之注折枕展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為三橫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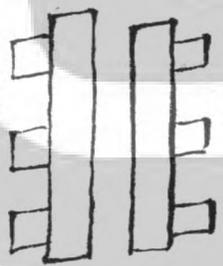
下紳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

教繼公曰陳折云橫則是折之狀當與抗木之橫者相似但未必有縮者耳

抗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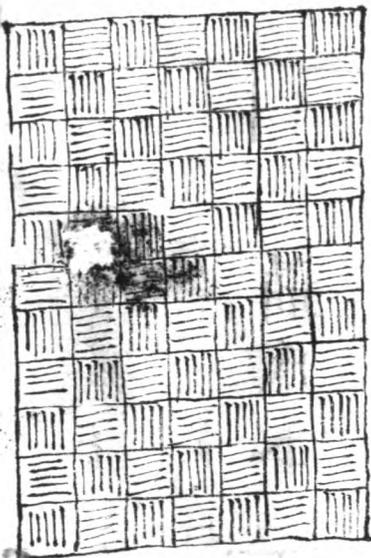
聶氏本



劉氏本

既夕抗木橫三縮二注抗禦也所以禦上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也

太常因其禮諸輅車三品以上油慳諸朱絲絡網施襪兩廂畫龍慳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慳施襪兩廂畫雲氣垂四旒蘇九品以下無旒蘇男子慳襪旒蘇皆用素婦人皆用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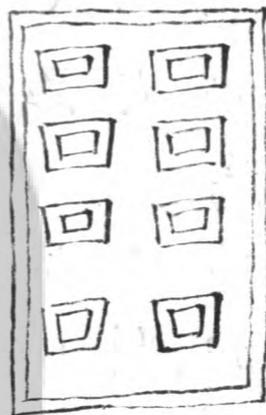


聶氏本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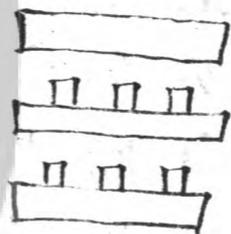
本

姚翼家規通俗編加大輦之上以覆棺者欲加飾則以絲結之此虛文也若陸路則多用油單裹柩以防雨水

折



聶氏本



劉氏本

既夕折橫覆之注折枕展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為三橫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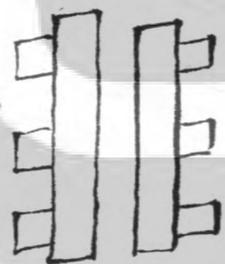
下紿於其比便也覆之見善面也

抗木之橫者相似但未必有縮者耳

抗木



聶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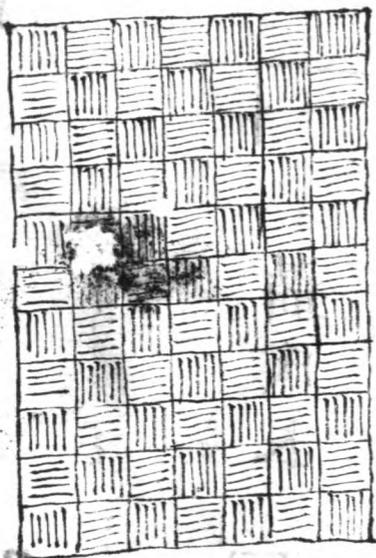
劉氏本

既夕抗木橫三縮二注抗禦也所以禦上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也

記抗木刊注剝削之

教繼公曰兩百皆刊也

抗席



聶氏本同
劉氏本

既夕抗木刊

既夕加抗席三注席於此抗席三領于抗木之上折
茵



聶氏本



劉氏本

既夕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縮二橫三注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
士喪記茵者用荼實綏澤馬注荼茅秀也綏蕪薑也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禦濕

既夕屬引注屬猶若也引所以引棺車在軸轎曰緇古者人引棺春秋傳鄭注周禮亦云在

車曰緇周禮亦云在教緇公曰凡引棺車之索也屬之于車路云引者以用名之凡引天子用六諸侯四大夫士二

緇

曲禮助奠必執注緇引車索也。疏繩屬棺曰緇屬車曰引

檀弓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注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

曰緇。疏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贏餘之人皆散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執緇也

方懸曰引在前屬之于車以道柩也緇在旁屬之于棺以弼柩也道柩者推有路用之而已弼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也

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

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

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

茅注廟中曰綍在

喪大記君葬用輅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

輅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注大夫廢輅此

言輅非也輅當為輅輅之誤也輅字或作團是以又誤允封用綍去碑

負引注封周禮作窆以下棺凡柩車及壙說戴除飾而屬緇于柩之絨又樹碑于壙之前後以緇緇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

皆繫緋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也。脫也。用緋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疏至廣說戴除飾之後解此屬車之綽以繫于柩絨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綽去碑負引也。

釋名從前引之曰緋緋發也發車使前也

後漢禮儀志大喪緋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

五十人

隋書禮儀志執紼一品五十人三品已上四十人四

品三十人並布幘深衣

撥

擅弓孺子韞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

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桴桴諸

侯輅而設桴為揄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

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注：韞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輅車。所謂緋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有

若以臣况子也。輅殯車也。畫棘為龍桴。覆也。殯以桴覆棺而塗之。所謂取塗龍輅以桴也。諸侯輅不畫龍揄沈。謂以水澆揄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于引輅車。

滑也。廢去也。緋繫于輅三臣于禮去輅今有緋是用輅借禮也。殯禮大夫菴置西序。士搢肆。見社顏柳止其學非禮也。○疏以正禮而言天子之殯載柩于龍輅。累材作桴而題。其木桴覆棺上。而後塗之。輅形庫下。不似龍。唯輅與龍相類。故鄭知畫輅為龍也。諸侯以輅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桴。設木于上以桴之。不為題。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為有揄沈。故須設撥。今三臣者依禮廢輅。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輅。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謂之輅。是朝廟及下棺也。大夫有桴。即輅。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謂之輅。是朝廟及下棺也。云三臣于禮去輅。用輅。借禮。不同者。此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唯殯時用輅。朝廟不得用輅。緋也。陸佃曰。據此諸侯無桴。設桴而已。故曰天子之殯。菴塗龍輅。以桴如斧于桴上。畢塗無蓋。曰天子之殯。龍輅以桴則諸侯無桴。可知。先儒謂亦累木為桴。特奏非是。揄。性。堅。忍。然。以。性。沈。難。轉。故。設。撥。非。是。胡銓曰。桴。不。以。桴。而。覆。以。他。物。廢。輅。欲。竊。禮。設。撥。則。不。中。禮。

釋名懸下壙曰綽。將也。徐。將下之也。

揄沈。義詳撥。功布。

功布。

釋名懸下壙曰綽。將也。徐。將下之也。

揄沈。義詳撥。功布。

功布。

讀禮通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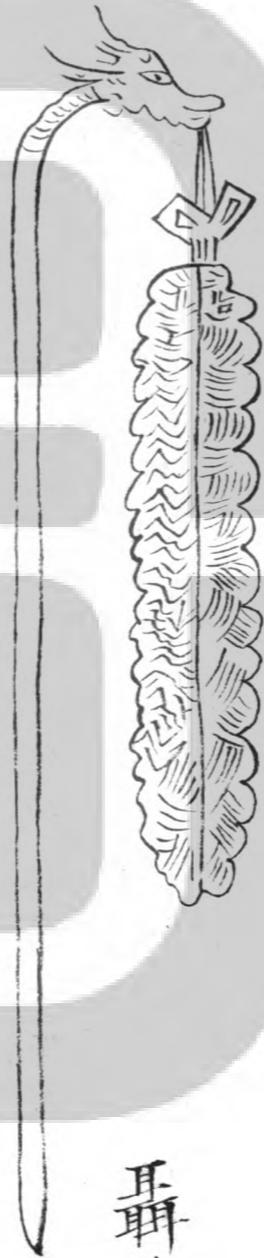
耳聃氏本

既夕商祝拂柩用功布注功布天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居

引者執柩者知之○疏執功布謂執大功之布廢者也

喪大記士葬比出宮御柩用功布

毒纛 即翻



耳聃氏本

周官鄉師及葬執毒纛注翻羽葆幢也爾雅毒纛也

開元禮五品已上毒纛竿九尺六品已上長五尺

鴛毛毒纛

五代會要諸毒纛今謂之鴛毛五毒纛

旒

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疏緇黑色也屬于杠名旒廣

禮論問下殤有旒否徐邈答曰旒以題柩耳無不有

旒

後漢書禮儀志旒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旒曳地畫日

月并龍書旒曰天子之柩

隋書禮儀志建旒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

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于九品至較

茅



馮氏本

喪大記大夫葬御棺用茅

紙旛

趙景安雲麓漫抄樞之有旛禮曰死者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古人施于樞側近俗多用竹懸出于屋陰陽家從而附會之以為死之魂悠揚于太空認此以歸如浙東溫台以至江東諸郡兼採釋氏之論從而易為旛植巨木高入雲表苟多子則立旛相接尤可怪

紙錢

唐書王璵傳璵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穰

字大

字大

後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皆用之

五代史記晉天福八年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周顯德六年世宗慶陵攢土發引之日百官設祭于道翰林院措錢大若盞口餘令雕印字文之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

封演見聞記紙錢今代送葬為鑿紙錢積錢為山盛加雕飾昇以引柩案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乃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已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今錢紙則香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為

李濟翁資暇錄以紙寓錢起于殷長史洪慶善辨証
云南齊東昏侯好事鬼神剪紙為錢以代束帛李淳
風盛行其事唐王璵傳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
以紙當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為襚後則是喪葬之
焚紙錢因于漢世之瘞錢其禱神而用紙錢則起自
殷長史盛行于李淳風王璵也康節先生春秋祭祀
約古今行禮亦焚楮錢伊川先生怪而問之曰明器
之義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峯廖用
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怪當世鑿紙為錢焚之以徼
福于鬼神者不知何所據依乃荒唐不經之說要亦
下里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
李珂松憲襚說云世既是妄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

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寶而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
復覺悟方其具酒殺列明器鑿紙為錢之意蓋亦祖
漢瘞錢法原其本初就隱聞紙錢曰印繪專馬而焚
之以妄塞妄也恐瘞錢為死者之禍後沿至唐而焚
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欲絕之以塞妄費且夫子謂
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夫子不欲遽絕而
以有無之中言之唯邵康節約古今而行之又脫有
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為通義

戴埴鼠璞法苑珠林載紙錢起于殷長史唐王璵傳
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
于祠祭今儒家以為釋氏法于喪祭皆屏去余謂不
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
器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于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

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于冥塗則可笑

都穆聽雨紀談今士庶之家凡有喪者其靈座前皆設穀果或土或木任意為之而飾以色其祭祀則必焚楮錢及金銀楮錠楮錢亦有用金銀者陶穀清異錄載周祖靈前看果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則穀果五代時已有之矣唐書王璵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乃用于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于璵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泉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則金銀楮錠及錢亦始于五代時矣

顧起元說畧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以紙為之印

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紙錢實起于此也乾學按紙錢見唐封氏見聞記云魏晉以來有其事且王璵傳亦有之非始于五代也

紙房子

元典章至元七年十二月尚書刑部奉尚書省劄付該準中書省咨十一月十八日奏過數內一件民間喪葬多有無益破費略舉一節紙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費鈔一兩定鈔底至甚無益其餘似此多端奉聖旨紙房子無疑禁了者欽此都省議得除紙錢外據紙糊房子金錢人馬并綵帛衣服帳幔等物欽依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

白鼓

隋書禮儀志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妃及從三品

已上喪者借白鼓一而喪畢進輪
方相



聶氏本

禮夏周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音方音良音良音
鄭鍔曰喪則使之為前驅以避凶邪葬則使之入壙擊罔兩所以安神靈亦厭勝之術

周必太思陵錄治平方相高五丈用八百人曳之乃能動

宋史禮志身無官而葬用方相者嚴禁之
魁頭

隋書禮儀志四品已上用方相七品已上用魁頭
開路神

馮善家禮集說今人用竹為格用紙糊人執戈長丈餘道柩先行謂之開路神其代方相之遺意與

姚翼家規通俗編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家禮大夫士之喪用二人為魁頭今俗用竹為格糊紙為人長丈餘執戈導柩先行謂之開路神方相之遺意也從

古從今無所不可

明器

既夕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注明器藏器也

檀弓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注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

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

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注味當作饋也琴瑟張而不平

笙備而不和注無宮商之調有鍾磬而無篋虞注不縣之也橫其曰

明器神明之也注言神明死者以物往送死者何胤云言往送死者而致此

死者如草木無知則不仁往送死者而致此死者何胤云言往送死者而致此

行也聖人為教使人子于亡者不便謂無知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

之並不精善也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為沫也瓦不成沫謂

也斲器無光澤也斲器飾也

劉故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死者也往送死者而復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

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不可行也往送死者而復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

待之也

蓋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笙鐘磬之所樂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注所謂

仲憲孔子弟于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注所謂

示民疑也注言使民疑于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

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

乎注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疏原憲言夏后氏別

乎造明器者以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也殷家不別作明器即用

祭祀之器者祭祀堪為人用以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也周世

并用二代之器者不定其為無知不定其為有知示民疑惑不定也曾子言二

器送之非謂無知也殷世質言鬼雖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故用恭敬之器送之

非為有知也周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為示民

疑感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

文相變耳古謂夏時也若無知則死之義也憲言

石梁王氏曰三伐送葬之具質人相異故所用不同其意不在於無知有知

及示民疑也仲憲之言皆非卑子非之未獨訊其說夏后明器蓋舉其說之

盛者也

方慙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慶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然哉而仲

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矣宜

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于夏而不及于殷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也
李格非曰明有象幽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以其對於生器生器則文而不功明器則具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適墓象死道也有明器具之而不用明不復用也由死道以思其生由不用以思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注殆幾也殺人以衛死也殺人以殉

用其器漸幾于用人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神明死者異于生人死而不可用孔子既論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于人故備而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是又言殷代之非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近于用生人而殉死人也

釋名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于人也

司馬氏書儀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

之物象平生而小多少之數依官品既夕禮有明器用器燕器孔子曰之死而致死

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成斲又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喪葬令五品六品明器許用三十下帳為林帳茵席倚卓之事非并朝官者許用十五事并用器椀楹瓶盂之類

也

家禮造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准

朱子語類朱子答明器之問云禮既有之自不可去

然亦更在斟酌今人或全不用也○喪事都不用冥

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

一物

顧湄曰頌琴明器之屬即檀弓曰明琴瑟張而不平是也既夕有樂器周官樂器

頌琴

春秋左傳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

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

姑以成婦逆莫大焉注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櫬棺也頌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疏琴瑟必以歌詩有雅頌故

以頌琴名櫬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也

小字

予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于夏而不及于殷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也

孝格非曰明有象幽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以其對於生器故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鬼神故曰祭器以其對於凶器故亦曰生器生器則文而不功明器則具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適墓象死道也有明器具之而不用明不復用也由死道以思其生由不用以思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注殆幾也殺人以殉死者曰殉

用其器漸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神明死者異于生人

幾于用人注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于人故備而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是又言殷代之非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近于用生人而殉死人也

釋名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于人也

司馬氏書儀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

之物象平生而小多少之數依官品既夕禮有明器用器燕器孔子曰之死而致死

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成斲又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曰金車芻靈自古有之喪葬令五品六品明器許用三十下帳為林帳茵席倚卓之事非并朝官者許用十五事并用器椀搯瓶孟之類

也小

也小

家禮造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准

朱子語類朱子答明器之問云禮既有之自不可去

然亦更在斟酌今人或全不用也○喪事都不用冥

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

一物

禮夏官明弓矢

周官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注明器之用

頌琴

春秋左傳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

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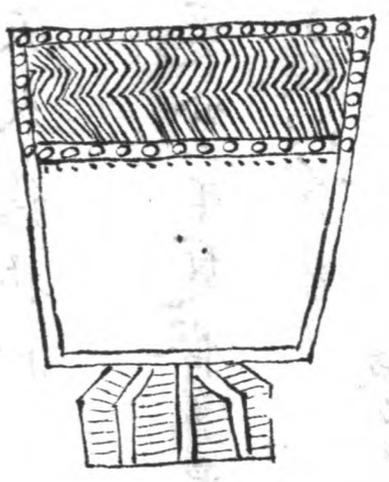
姑以成婦逆莫大焉注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疏琴瑟必以歌詩有雅頌故

字大

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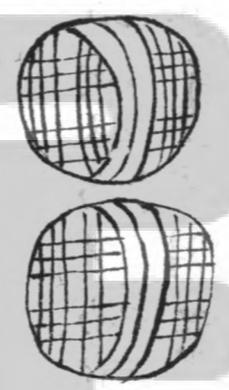
禮記通考

熬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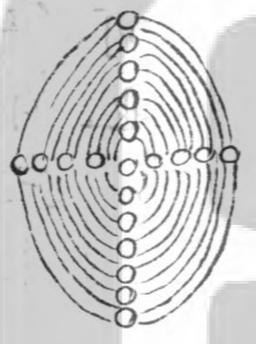
聶氏本

禮春周官小祝大喪設熬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于棺旁所以感蚍蟬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注熬所以感蚍蟬令不至棺旁苞



聶氏本

既夕苞二注所以裹遣奠羊豕之軀葦苞



劉氏本

既夕記葦苞長三尺一編疏葦草既長截取三尺一編道編之用便易故也書儀既夕禮苞二注所以裹奠羊豕之肉檀弓曰國

君七箇遣車七乘雜記曰遣車視牢具或問曾子曰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大享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晉賀循用腐一筐以代所苞牲軀今遣奠既無牲軀又生肉經宿則臭敗不若用循禮得事之宜然遣奠之時亦當設脯既奠苞以蒲篋或箱或竹掩耳或席簾之類包

之皆可也

筓



聶氏本

既夕筓三黍稷麥

注筓畚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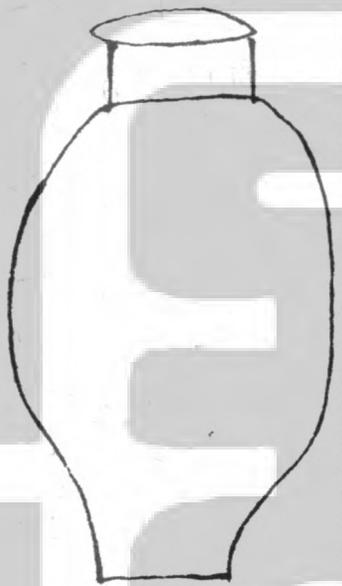
記管筓三其實皆淪

疏管其管草黍稷皆淪而漬之

書儀既夕禮筓三黍稷麥今但以竹器或小罌貯五穀各五升可也

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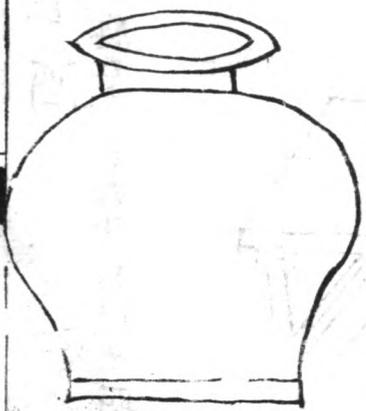
聶氏本



書儀既夕禮甕三醢醢屑一注薑桂之屑也今但以小罌二貯醢醢

朱子曰苞管甕以盛羊肉豕五穀酒醢醢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志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虫聚蟻尤為非便雖不可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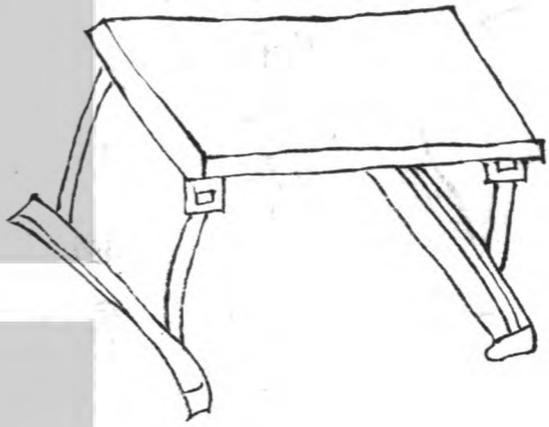
甕



聶氏本

字低一榻

既夕 既二 醴酒 幕用 布 注 既亦
楊甲 經圖 既盛 五齊受 五斗 口徑 一尺 脰高 寸
拊



聶氏本

既夕皆木拊久之
注拊所以底苞管甕甕也久當為炙謂以蓋案塞其口

聶崇義曰苞管等燥物直苞塞之無甕甕甕也久當為炙謂以蓋案塞其口
之孔義云拊以木為之置于地所以度甕甕也阮氏梁正等圖云拊制若今藏具實未見聞
瓦器

後漢禮儀志 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瓦甕一瓦竈二
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瓦小
杯二十瓦飯槃十瓦酒樽二

備

孟子仲尼曰始作備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

也注備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備者也。疏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闕而能備跳故名之曰備

謝惠連祭古冢文序 東府掘塹一尺得古冢上無封
域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異形不可盡識刻
木為人長三尺許初開見悉為人形以物振撥之應
手灰滅

司馬光乞撤去福寧殿前尼女劄子曰臣竊見大
行皇帝梓宮在福寧殿自啓葺以來每日裝飾尼
女置于殿前傳以粉黛衣之綺繡狀如俳優又類

言禮通考
一 戲劇臣不知其說果何為也群臣見者無不駭異
或嘆其失禮或默有譏誚黷嫚威神莫甚于此殆
非所以裨助喪容觀示萬方伏望聖慈速令撤去
孔子曰葬之以禮此孝之大也臣願陛下因此特
降聖旨下有司應將來靈駕進發以至襄事凡儀
仗送終之物有鄙俚無稽不合禮典如此之類悉
宜撤去無使四方之人有所觀笑

桐人

王肅喪服要記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
哀公曰桐人起于虞鄉虞鄉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
父死不得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生供養何用桐人
為

芻靈

低字大

檀弓孔子謂為芻靈者善為備者不仁
注束茅為人謂之靈者神之類

四神十二時

五代會要喪葬三品以上明器九十事四神十二時
在內不得過二尺五寸餘五品以上明器六十事四
神十二時在內九品以上明器四十事四神十二時
在內不得過一尺餘

塗車

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
疏塗車
釋名塗車以泥塗為車也

茅馬

後漢書光武帝紀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
木馬茅馬

低字大

低一字大

木馬

趙明誠金石錄唐文德皇后墓表太宗御製文曰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

者粟

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勅送葬祭盤不得作假花果及樓閣

顧起元說畧今靈前者果乃五代周太祖靈前雕香為之形色與真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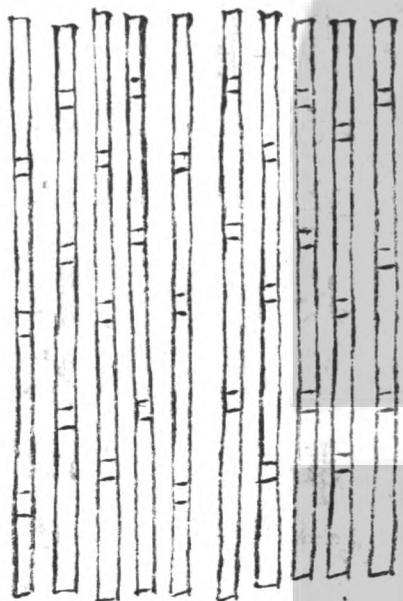
贈方

聶氏本

低一字大

既夕書贈于方若九若七若五注方板也書贈奠贈之人名

遺策



聶氏本

既夕書遣于策注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

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衡

喪大記君封以衡注衡下也人君之喪以小橫貫絨耳君旁持而平

低一字大

恐極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夫為衛使人以緋直繫棺束之緘平持而下格傾頓也

禮地

籠

周官

遂師及窆抱磨

音歷

共丘籠

力量反注丘籠之後窆復土也其器曰籠。疏下棺之時遂師

帥執紼者之名歷遠而按數之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為丘壘皆須籠器以盛土也

禮地

茶

周官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

注茶茅莠也

鄭鏐曰茶以禦濕

禮地

葦

蒲

周官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

注葦以圍壙澤虞喪紀共其葦

蒲之事

注葦以圍壙蒲以為席。疏謂抗席

禮地

蜃

周官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圍壙之蜃

注互物蚌蛤之屬圍猶濕也將

井椽先塞下以蜃禦濕也

稷摺褥

宋史禮志

梓宮藉以稷摺褥

黃腸題湊

漢書霍光傳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

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

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

漢舊儀

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

宮次榎椁柏黃腸題湊

聖周

檀弓夏后氏聖周

鐵帳

宋史禮志

進玄宮有鐵帳覆梓宮

鐵盆 鐵山

宋史禮志

鍤盆鐵山田然漆燈

銅斗

南史宋張永嘗開真武湖遇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此必邯之墓及啓冢又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灰隔

朱子語類先生葬長子其礦用石上蓋厚一寸許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問椁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椁外椁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椁

十日圍二二一乃... 午午辛丑

氏家儀開穴深淺或五尺七尺懸棺而窆之太深有水考妣共穴但用乾秋瓦以石灰砌定中間隔為兩穴蓋之如不用乾石者但用秫米糊調石灰粥以石子沙土一層灰粥一層以滿為度棺上亦以石子沙土灰粥年月久遠堅固似石此為便法

九十六卷... 一字大

門鄭氏家儀此

揚文言曰家大人地樓集中載遷葬曾大父卓庵公事記言江塘諸阡紀載水三合灰土片如雲母聖結之說頗不可信又洋溪及蓮塘諸阡紀載壙中用堅實磚甃砌如橋者能久其石壙蓋石太重兩牆力不勝載必崩毀下壓棺椁年久之木為慮甚大庚申年葬庶祖母即廢石用磚同時葬季父亭玉而諸弟用石壙已復土亦深悔之向日魏冰叔見其灰椁紀事論灰土及石蓋大人深辨且戒文言等宜慎今閱此冰叔教條偶憶其事謹附識于末

王文祿葬度鋪棺底今用竈間柴灰柴灰帶火性且鹹濕甚不可也或用石灰和陳壁土或用炭細末和

一字大

銅斗

南史宋張永嘗開真武湖遇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此必邯之墓及啓冢又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灰隔

朱子語類先生葬長子其礦用石上蓋厚一寸許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問椁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椁外椁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椁

一字大

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

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

宛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

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灰實椁

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

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

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揚文言曰家大人地接集中載遷葬曾大父卓庵公事記言江塘諸所紀載

水三合灰土片如雲母聖結之說頗不可信又洋溪及蓮塘諸所紀載

下壓棺椁年久之木為慮甚大庚申年葬庶祖母即廢石用磚同時葬季父

亭玉而諸弟用石壙已後土亦深悔之向日魏冰叔教條偶憶其事謹

附識于末王文祿葬度鋪棺底今用竈間柴灰柴灰帶火性且

鹹濕甚不可也或用石灰和陳壁土或用炭細末和

一字大

門鄭以家儀入此

銅斗

南史宋張永嘗開真武湖遇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此必邯之墓及啓冢又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灰隔

朱子語類先生葬長子其礦用石上蓋厚一寸許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問椁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椁外椁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椁

一字大

門鄭氏家儀入此

一字大

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用黃泥拌石灰實椁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揚文三合灰土片如雲母聖結之說頗不可信又洋溪及蓮塘諸所紀載壙中用堅實磚瓦砌如橋者能久其石壙蓋石太重兩牆力不勝載必崩毀下壓棺椁年久之木為慮甚大庚申年蔡庶祖母即廢石用磚同時蔡季父亭玉而諸弟用石壙已後土亦深悔之向日魏冰叔數條偶憶其事謹論灰土及石蓋大人深辨且戒文言等宜慎今閱此冰叔數條偶憶其事謹附識于末

王文祿葬度鋪棺底今用竈間柴灰柴灰帶火性且鹹濕甚不可也或用云灰和陳壁土或用炭細末和

一字大

言禮述考
石灰或用燈心草或用山黃紙家禮用糯穀殼燒灰
今云班糠但一時不易得也予思之石灰炭細末及
寺觀中燒過紙灰三和之厚鋪棺底再覆白紙紅絹
梓木版寸餘厚與棺底一樣厭之方入褥席與尸四
旁布帛與紙塞實不使有空隙可也木枕裹布庶首
不仰垂二親因俗用紙枕今尚憾也惟外丹先姐得
用木枕云

呂坤四禮疑土有燥濕灰隔禦濕也宜于江南堅重
脂膏之木南北皆宜矣○萬物生于土死者以即土
為安亦藉土以為生氣灰死物經火煨燼之餘無生
氣矣江南下濕水易浸棺故作灰隔假其燥以禦濕
也若地高土燥恐灰隔益燥而滲油余葬先人時棺
之外有椁棺椁之間灌瀝青厚寸許兩椁之外包以

一字大

堅木似足以當濕氣未曾用灰隔未知堅久何如然
拍之堅松杉之油皆能久遠北方崖拍不在油杉之
下家禮重油杉謂江南之濕也桑棗槐檀皆堅實不
知入土久近宜向達于物理者咨焉此孝子之博慮
也

一字大

馮善家禮集說或問擲內外皆實灰沙則以朱子之
言為據椁又如底亦有據乎曰頃葬先人慮地有水
繆出意見椁乃加底用油灰麻筋召船匠船其縫薄
溶瀝青塗其外用以載柩椁之內外如前法各實以
灰沙既平椁口再加外蓋用直板合成船其縫不用
橫者仍用油灰批縫密釘之再溶瀝青塗其上更下
灰沙盈坎乃止又問椁內外既皆實以灰沙何必又
用木椁在內曰灰沙酒發熱過乃堅若不用椁隔之

則天雨地泉浸濕灰沙不能堅結故用椁隔之則椁外灰沙縱然浸濕不結而椁內者自能發熱堅固及椁朽腐而內灰沙已皆堅結久矣所以椁如底蓋非無謂也又問木椁作兩三套做如何曰雖便舉動縫內漏水入去却不便必作一箇做方妥當

華氏慮得集壙內若多用磚石本乎愛重恐後不免被盜取發蓋吾目見多矣不若不用之為無累也只得多用三沙先鋪厚數寸在底下平寔築之下棺之後細築四旁與蓋相平則以杉木去皮為段長過棺底之濶密橫排一二層于蓋上更以輕煤細灰稠調泥水縫隙及其兩頭近土則易朽須三沙更包之橫木之上厚下三沙一二尺細輕築以寔為度期于堅固便如一塊三沙相似若無水滄三沙自然膠

硬如石矣如此庶幾可勝在上之重土不致使類壓于棺內待乎年深世久骨肉既銷木亦當腐俱化為土矣豈不遂夫天地自然之道而永免發掘之虞也力不能辦三沙則以細黃土如法堅築而固之亦可畧用湊成磚砌之亦可○棺用松杉木隨力管辦約厚三寸之下慎勿寬大蓋宜加厚不須全板但得匠手製縫緊密為上切不可用價高之木只以松杉二木足矣却須預漆內外之縫為佳○棺內必用屍枕以杉板為上可厚一寸之下兩頭用杉木橫枕上高寸許中間勿用板下用糯糠燒灰細篩厚鋪觀而平寔之切勿用紙錢之類引水故也○製三沙之法黃沙石灰乾黃泥細篩各五石為率和勻預造五斗糯米下一石水之酒俟熟可飲則瀘和三沙乾濕得所

堆聚而會之俟熟過則用入壙內堅築如力不能辦
三沙則細黃土堅築之亦可○常見術者言三沙在
土中歲久堅于石但怕水滲亦難發掘
江隣幾雜志錢君倚學士說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
為村人所發取其磚以賣者是磚為累也曰近江南
有識之家不用磚奠唯以石灰和篩土築實其堅如
石此言甚中理

魏禧灰槔紀事造灰槔者于下埭先三四日取上好
塊頭石灰數千斤用水洒過令化以米篩嫩灰貯
用其粗頭未化者再用水洒篩出嫩灰將粗頭另貯
若人力有餘臨期洒灰令化即用築之尤妙○用灰
之法不可太燥則不粘不可太濕則氣散臨時
須以少水洒之拌勻用手輕捏成團重捏即散為度

二字大

○既鋤土穴周圍仍以火磚砌槔其濶狹度容棺之
外頭空一尺脚空一尺餘兩旁各空一尺以灰下灰
多不過二尺少不過五寸須看地勢穴情以定灰之
厚薄○磚槔外有空隙處先用無沙石好黃泥塞之
輕築令槔牆緊靠以便築灰然四圍槔牆須逐節砌
高一邊下灰一邊下土若頓爾高砌牆內空虛則築
外土時便震偏槔牆偏內矣○穴內先用嫩灰一二
寸鋪底置棺其上四旁下灰築齊棺面平鋪灰于上
築之每遍只可一二寸先以脚躡實然後用槔輕築
漸至重槔忌太重則剥灰用槔之法不論人數
以人多為妙且行且築須槔跡粘連一路周而復始
度築灰堅至六分便下新灰更築太堅則上下不相
粘面上一層不妨畧厚須築至極堅灰面發光槔響

作金石聲更築少許為度。築灰既完仍用火磚接四圍椽牆。椽砌其上成一磚椽。若穴淺墳不宜高大者不用椽砌。即加灰頭黃泥可也。磚椽之上用灰頭和勻上好黃泥堅築數十亦以穴之淺深為度。上用嫩泥寸許鋪之止以脚畧躡勻然後置堅好大石數塊其上仍須合縫。抵灰約周磚椽為度。石頭堅厚止一大塊者為上。塊數少者次之。既置大石上用好黃泥堅築至頂其泥以光熟至極為度。將及墓面築龜背形然後用嫩土鋪勻砌磚或仍砌大石。墓前煖土若地穴原有餘土必不可搥去。若穴勢淺卸無餘土仍當用黃泥堅築之。蓋墓久崩壞多由煖土不堅實故也。又曰昔先君子築先大父母用純灰椽不用三合土以為三合土易上濕氣而灰椽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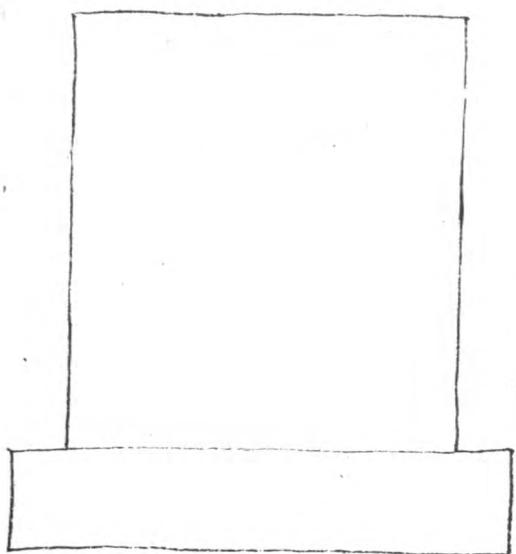
燥地氣久蒸結為鐵石蓋有所受之也。際瑞等葬先父母遂用此法間又益以私意因悉書而記之。禧常謂送死者衣衾之華美不如棺之精密棺之精密不如墓之堅緻蓋衣衾雖美不過慰炫一時棺木亦數月未歸土時所重若墳墓堅緻直千百年不壞之墓也。今人苟且造墳或久暴不葬而專美衣衾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又或酒食僧道靡費不貲至于營葬則吝財苟成其亦惑矣。先君子曰宜薄斂宜厚葬故先父母之喪斂用布素棺不華漆夫薄斂則內無物可欲葬厚則外無隙可乘人非財力寡弱其于父母骨日送死之際安可不講于此哉。

讀禮通考卷九十七

喪具四

碑

碑石為之鄭氏釋聘禮曰設碑近如堂深



陳氏禮書本

檀弓公肩假曰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注初謂故事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柳前從四角樹之穿中間為鹿盧下棺以絳繞天子六緯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借天子

也三家時借諸侯諸侯下天子斷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
 碑如桓矣。○疏案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今謂
 用大木為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于此空閒着鹿盧兩頭各入碑木
 緯即緋也。以緋之一頭繫棺絨以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緋末頭聽
 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也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
 葬掘地以為方廣漢書以為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棺于其方中南畔為羨道
 以蠶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輜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緋于棺之絨從上
 而下棺入于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緯也。三家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
 故云如大楹耳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立表木即今之橋
 旁表柱也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也

釋名 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輓轡以繩其
 上以引棺也臣子近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
 因焉故無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
 碑也

後漢書中平四年陳寔卒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
 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經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
 為文範先生

郭泰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涿郡
 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于郭有道無媿
 色耳

摯虞文章流別論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
 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宋書晉武帝咸寧四年詔曰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
 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
 赦令皆當毀壞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
 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
 碑魏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
 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
 就刊于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劉勰文心雕龍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

碑岳故曰碑也周穆如迹于弇山之石亦石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祖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溫王卻庾辭多枝雜柏彛一篇最為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于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

同誄之區焉

隋書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過九尺

唐會要五品已上立碑

封演見聞記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按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桓楹天子諸侯葵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絳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代于碑上後又立之于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絳索之像前漢碑甚少後漢碑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今近代碑稍衆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

此一字大後同。

吾為人作碑多矣唯去道無媿詞隋文帝子齊王攸
薨僚佐請立碑帝曰無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
徒為後鎮石了誠哉是言也

陸龜蒙竺澤叢書碑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書之以
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
以降生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
稱矣此亦德政有碑之起也陸法言廣韻曰碑碣李
斯造宜始于禪山之刻

尚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
每墓有四初葬穿繩相孔以下棺乃古懸空之禮後
世德政碑亦作圓孔不知根本甚矣

陳祥道禮書公食大夫禮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
碑外燕禮賓自碑內聽命聘禮醢醢百甕夾碑十分

以為列賓自碑內聽命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于
碑士昏禮賓入廟門鄉飲酒賓入庠門鄉射賓入序
門皆三揖至于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則諸侯大
夫士之宮皆有碑矣鄭氏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
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鹿牲焉其材宮室以
石窆用木禮天子之窆豐碑諸侯桓楹大夫二碑士
無碑魯之季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窆碑如桓
楹則宮室碑制可知

張師正倦遊錄前漢碑極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李
北海以此得潤筆金帛駢羅皆是諛墓之物韓退之
亦不免焉本朝唯東坡獨能守之所作司馬公范蜀
公等六碑耳

古碑有三種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

義曰君牽牲既入廟明鹿於碑鹿者猶繫也以此繫牲則必有穿矣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曰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擲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為轆轤下棺以綽繞天子六繞四碑諸侯四繞二碑大夫二綽無碑蓋古葬唯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棺而下晉文公請隧勿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其後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款識矣今人掘地得古碑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也唐陵皆無碑記唯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何謂而立宋祁筆記碑者施于墓則下棺施于廟則繫牲古人

因刻文其上

張表臣珊瑚鈎詩話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孫何碑解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於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貺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夫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于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鑄刻而垂乎鑒誡也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於景鍾曰鍾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鍾不可也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孟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孟銘几銘杖銘則廢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

孟曰凡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為碑亦猶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為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喪大記曰君葬四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又曰凡封用綽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儀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廟繫着中庭碑也或曰以鞞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面北上碑南釋者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作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祭所植一大木耳

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所增耳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自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者其登澤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澤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

言補遺
抵皆約班蔡而為者也。雖生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翱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統緋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事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為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辯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詞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乎說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須而不正也。况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穎

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喙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詒同志，自念資望至淺，未必能見信於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高而夸為大言，苟從而明之，則謗將叢起，故蓄之而不發，以生力古嗜學，偶泥於衆好，其兄又於何為進士同年，故為生一二而辯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事祖廣記
管子曰：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秦漢以

來始謂刻石曰碑蓋因喪禮豐碑之制也刻石當以無懷為始而名焉自秦漢也

古之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之稍改用石因總謂之碑

朱子語類古人唯冢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冢上四角四碑以繫索下棺既下則埋于四角所謂豐碑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則無不刻之且于中間刻孔不知何用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而上小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

黃公紹韻會舉要碑說文豎石紀功德從石卑聲徐曰按古宗廟立碑以繫牲耳後人因于其上紀功德此碑字從石秦以來制也七十二家封禪勒石不言

碑七十二家封禪之言始于管仲不言碑穆天子傳乃為名迹于弇茲石上亦不言碑也銘勒功德當始于宗廟麗牲之碑也祭義言麗于碑士婚禮聘禮入門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三揖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則庠序之內皆有碑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早晚宮廟用石為之葬碑取懸繩緯暫時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又釋名云碑被也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徐曰劉熙言起于懸棺之碑者蓋今神道碑也初學記碑悲也所以悲往事今人墓隧宮室之事通謂之碑矣

潘昂霄金石例碑文皆須寔錄不得濫有褒飾立碑二品以上高不得過一丈一尺五品以上高不得過

已上俱低一字大

低一字大

九尺

墓碑無銘詞刻墓前石柱上亦有刻在碑上者
明集禮五品以上許立碑

唐錦夢餘錄古之所謂碑者乃奠祭之時植一大木
用以繞紉麗牲耳不可為文章之名也後世易之以
石已失古制孫何嘗著論辨之然有名公鉅儒為人
作碑文而往之直書其首曰某公神道碑是皆考索
不精恐不免見笑于孫公矣

明太祖實錄碑碣功臣沒後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
碑身高九尺濶三尺六寸龜跌高三尺八寸一品螭
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濶三尺四寸龜跌高三
尺六寸二品蓋用麟鳳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濶
三尺二寸龜跌高三尺四寸三品蓋用天祿辟邪高

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濶三尺龜跌高三尺二
寸四品圓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寸濶二尺八寸
方跌高三尺五品圓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
寸濶二尺六寸方跌高二尺八寸六品圓首高二尺
碑身高六尺濶二尺四寸方跌高二尺六寸七品圓
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二寸方跌
高二尺四寸

神道碑

事祖廣記晉宋之世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

有之其刻未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墨本也其初由立之于墓北之東南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故以名碑爾按後漢中山簡王薨詔為之修冢塋居神道注云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是則神道之名在漢已有之也晉宋之後易以碑刻云

集古錄宋文帝神道碑題曰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

大字而別無文辭惟以此為表識古人刻碑正當如

神道碑

○考先聖

采許道王子相

本尉劉文饒並

有神道非於

于高宋上世蓋

自漢以後一命

而上祇有都侯

者其強也無不

主碑者與碑或

多不相同

年或三四重而字

孫無前已思而

言前通考

此而後世鐫刻功德爵里世系唯恐不詳然自後漢
以來門生故吏多相與立碑頌德矣余家集古所錄
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後始有碑
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
以來始有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 葬者墓道稱神道自漢已然引襄
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于神道楊震碑
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為證非也漢書高惠文功
臣表戚闡侯季信成坐為太常丞相優神道為隸臣
又霍光傳光薨光夫人侈大其茔制起三山闕築神
道此二事皆在前當以為據蓋不始于後漢但表所
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隸釋 交趾都尉沈君二神道其上各刻朱雀其形相

向知此蓋是一人猶王稚子闕畫書其所歷官也其
下又刻龜蛇虎首所畫是工此字及馮煥王稚子闕
皆是八分書

程大昌演繁露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
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
道者始此又霍光茔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
之道也

寶刻叢編 漢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在南陽題云
漢故蜀郡屬國都尉王君神道封陌按鄴道元注水
經涪水南道側有二石樓制作精妙題云蜀郡太守
姓王字子稚南陽西鄂人

漢太尉劉寬神道有二其一曰漢太尉劉公諱寬字
文饒其一曰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昭烈侯劉公神

孫無前已思而不知其已甚矣其處也則以為為利也且夫

寶刻叢編

道各有一螭蟠屈乎其上而下作獸面如夔鼎間饗
餐之象當是雙闕所刻圖畫微拙不及王稚子沈新
豐之精也

訪碑錄鄧城縣南十二里張相公墓前有大周魏君
之神道字

六朝事迹梁吳平忠侯蕭景墓石柱一題云梁故侍
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侯蕭公之神道
梁安成王蕭秀墓石柱一及神道碑二題云梁故散
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

梁臨川王蕭宏墓石柱碑二題云梁故史黃鉞侍中
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

梁建安侯蕭正立墓有石柱二題云梁故侍中左衛
將軍建安敏侯之神道

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立於墓隧道之左面南立

螭首龜趺各依品從合得尺寸

見儀制今更欲
檢之此未盡也

王行墓銘舉例按神道碑其題有二有碑額之題有
碑文之題碑額之題簡碑文之題詳蓋既題其額又
題其文也

凡神道碑首必詳書其世系重其所自出也

陳龍正家矩唐宋大臣例有神道碑大都奉朝命而
為之亦有其家私求撰述者然古來德行勲業流傳
不朽浸灌人心大抵史冊所記載後賢所表章何嘗
讀某家碑誌是則德業果盛既不必求苟無德業求
又何用人唯有自立于生前寧須借重於死後倘祖
先有隱德微情足以感動後世子孫中推一有文采
筆力者為質實記之或有及門諸子互記而彙輯之

如年譜之屬用志不忘可也

先茔碑

金石例先茔先德昭先等碑唐宋皆無之所書三代并妻子例似與神道墓誌等碑不同

濟南李昌道作李千戶先茔碑不書李千戶之妻某氏只寫子幾人其妻怒昌道言婦人未終如何敢書

御製碑

任昉文章緣起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

東觀漢記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

頌德帝自為之辭

唐書魏徵傳徵薨陪葬昭陵帝作文於碑遂書之

低字大

低字大

低字大

錢謙益曰嘗考古金石之例至金元之間而始有先茔昭德之碑蓋倣唐人先廟之文而為之者也用以紀追命表先德莫此為宜然而讀其文往多頌而寡志略死而諛生君子譏焉

低字小双

御製碑前

撰段秀實碑本朝太宗撰中令趙公碑

御書碑

唐書韓思復卒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盧懷慎卒帝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為文帝自書之張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如年譜之屬用志不忘可也

先茔碑

金石例先茔先德昭先等碑唐宋皆無之所書三代并妻子例似與神道墓誌等碑不同

濟南李昌道作李千戶先茔碑不書李千戶之妻某氏只寫子幾人其妻怒昌道言婦人未終如何敢書

御製碑

任昉文章緣起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

東觀漢記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為之辭

唐書魏徵傳徵薨陪葬昭陵帝作文於碑遂書之

一字大

此碑在昭陵

王定保摭言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夢見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于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于覺後

唐書張說傳說卒帝為製碑

采次道春明退朝錄唐太宗自撰魏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實碑本朝太宗撰中令趙公碑

御書碑

唐書韓思復卒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盧懷慎卒帝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為文帝自書之張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續書通考

郭知運卒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于墓碑

春明退朝錄皇祐中王侍郎融守河中還乃以唐明

賢其後踵之者懷忠呂許顯忠李忠旌忠寇萊全德元老

皇所題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沂公碑曰旌

賢其後踵之者懷忠呂許顯忠李忠旌忠寇萊全德元老

親賢李侍中褒親齊國獻旌功曹襄舊學

顯先積慶趙中令旌忠懷德張侍儒賢高文褒賢

正思賢劉丞清口王武旌忠元勳狄武褒忠陳恭純孝張文忠規

德範宗元憲英淳德守正呂文穆大儒元老賈魏

六朝事迹齊獻武公墓在栖霞寺側有碑額曰齊故

侍中尚書令丞相已東獻公之墓

隸釋益州太守碑以朱爵為額龜蛇為趺龍虎銜璧

在其兩旁

碑額 跌

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一凡漢刊其首行即入詞無

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之比亦甚少已篆其上

復標其端唯此碑爾

漢是邦雄傑碑一無名碑以天祿為額其下刻一牛

首又有碑上朱雀而下玄武其中則沒字碑也此碑

之文曰是邦峻生雄傑峻之上下各闕一字

呂祖謙文集銘誌既有題額更不當復寫其官墓誌

便當從頭直開誌文而銘銜則列于銘後乃為得體

金石例書碑額例真字八分書謂之題額篆字則云

篆額

碑陰

隸釋孔宙碑陰有門生故吏名漢碑多有陰然稀少

有額獨此刻以五大篆表其上

益州太守碑陰有牧靡故車三人題名在跌之右此碑刻五玉三獸下有牛首蜀中漢碑如是者有柳敏碑陰馮緄墓道雙排六玉碑又有單排六玉碑與此凡四

隸續漢柳敏碑陰其上刻一禽若鳳其下則麟也中牛首銜環兩旁凡六玉其右則瑁圭璧其左則琮璋璜

沒字碑是邦雄傑碑之陰也與馮緄墓道一碑相類非磨滅者朱雀在其上龜蛇在其下

碣

傳岐年三十餘

後漢書趙岐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負石於吾墓前刻之

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岐初名嘉

後漢書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李斯所造

隋書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跌宕若隱淪道素

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

唐會要七品以上立碣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

仕亦立碣宋制六品以上則立碑八品以上則立碣

封演見聞記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

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庵寺前楬著其姓

名注楬扶椽杙於菴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

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云峩峩為泉陽

之楬王壘作東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

為墓碣因變為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

從石兩體皆通

一字天下同

珊瑚鈎詩話 碣者揭示標行而立之墓隧也

明集禮 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趺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跌圓首

誌石

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注志謂章識子張之喪公

明儀為志焉

方慤曰志記也書其禮而記之

南史裴子野傳 子野葬湘東王為之墓誌銘陳于藏

內邵陵王又立墓誌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

南齊書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參

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素

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

儲妃之重禮殊恒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唐會要 誌石唐制品官皆用宋制九品以下無之

封演見聞記 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通用之齊太子

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

顏延之為王球作石誌素族無名策故以紀行迹耳

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不煩石銘

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于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

襲改葬父母墓下埋文原此旨將以千載之後陵谷

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

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案儉

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塚得銘云

青州世子樂海女郎河東賈昊以為司馬越女嫁為

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

隨代釀家穿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

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則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

今代貴賤通為之耳

馮鑑續事始按西京雜記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其

死命刊石埋于墓前墓志恐因此始

司馬氏書儀誌石刻文云某官姓名婦人云其姓名某州

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某氏某封無官封者但云某年月日

終某年月日葬丈夫云娶某氏某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

某人若直下穿壙則寘之便房若旁穿為壙則寘之

壙門墓前更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

某更不書官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莫則有豐碑以下

降自南朝後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邪則名聞光昭衆所稱頌乃流
今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乃以巧言麗辭強如飾采功
侔呂望德比仲尼徒以訛妄其誰肯信碑猶立于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于壙
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名一卷史書
足矣何用碑為徒與人作鎮石耳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俗其誌文但可直叙
鄉里世家官爵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後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
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耶今但
刻姓名于墓前他日人自知其賢愚耳

朱子家禮誌石用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官某公之

墓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某縣人

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官遷次某

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某

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蓋

刻云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夫亡則云某官某公

某封某氏其底叙年若干適某氏因夫與子致封號

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鐵束而埋之

朱子語類問政和禮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温公有

之今當何從朱子答云誌石為久遠之計埋于土中

有何僭禮湏在壙上二三尺縱遇畚鍤猶可得止勿

置壙中○陳淳安卿問曰某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

如何題温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

題又當如何朱子曰宋故進士或云某君夫人某氏之

墓下畧記名字鄉里年歲子孫及葬之年月

金石例墓誌納之墓中樞前平放其狀如方石斗二

底撮面平而不凹大小無定制上一斗于平面上大

字題某官某人墓誌銘曾見古墓中石誌制度如此

又記上一斗止寫某人墓誌不書銘字下一斗上作

小字書前一行刻云某官某人墓誌銘併引或言有

序或言併序後書序及銘刻畢以丹填之上下二斗

字並用丹填二斗相合四角以薄石片搭起搭石如

錢大厚薄亦如之但要使二石實相厭著

錢希言戲瑕牧野竹書紀年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云

商大夫比干之墓作毋野所記唯此漢高祖孝文各為立碑

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有吳延

低字大

低字大

陵季子之墓按古法帖上云嗚呼有吳君子六字而

已若延陵之墓四字疑是後人妄增除之字外三字

是漢人古篆不與前六字合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

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其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

令安豐侯王君銘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

史威長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宗隴原壘非

寧非康不封不樹作乘靈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杜

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

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于后土冤氣無所不

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于長安北郭此馬宴息及

死命刊石埋于墓側東漢趙嘉即趙岐與兄子書大

丈夫遁無箕山之操任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

言哉可立一圓石于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

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吳郡陸績豫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唐傳奕武德中為大史令一病不問醫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簡只十餘字何嘗不傳今人則連篇累牘不諛地下則諛地上耳買菜求益嚴光所以深歎歟按洛陽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答好事者語云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為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呂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據此則南北朝時已然不獨唐時諛墓而已蔡中郎云平生作碑文唯

郭有道一片魚媿則西京時已有此風耶余嘗見元人趙承旨孟頫集中所載其自撰父母及祖父母墓誌僅叙生卒爵里而已並不書事至于尚書故實所載東晉謝太傅碑但著貞珉初無文字蓋重難著述之意此等識見高出千古

近世凡墓志銘及碑碣之類必加書撰人并篆蓋題額者于前至徃假題者之名以誇于人此甚可笑歐陽公與尹封帖云墓銘刻石不必晉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姓名晉人以前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知歐公此言豈無所見而云耶余觀古之碑志有止書撰人姓名而不著書人者蓋以當時之人皆能書或多撰者之所書也有止著書人姓名而不著撰人者蓋文或者之所為也有

止書其官某人于旁而不著書撰者蓋書撰或即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開元二十八年周府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顧府君志皆不著書撰人名可見在唐猶然而不特晉以前也又嘗于城南草間得宋時墓石一方乃子誌父其諱處字皆畧草與志文之字不倫後書曰某人書諱字亦如之乃知諱為其人親書此又可見古人作事之不苟矣

呂坤四禮疑誌於石示來世也文其辭篆其姓名合而錮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誌諸碣碣者揭也一坏之封無所表識百年之後子孫且不識祖考况在他人故詳具其家世以誌之今用方石二面一面楷書為文文既工一面篆書為題篆難辨字字相對以鐵束之埋於墓頭三四尺本注云慮異時誤

為人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其為說也石在墓頭發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內向重鐵束誰復從容為汝鉗錘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開者之重否即為掩之能肯復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再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於碣面詳家世於碣陰有功德者表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程大中誌石砌於壁間有何不可顧起元說畧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為王球作墓誌以其素族無名誅故也按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王史威長死葬銘又孔子之喪公西赤為識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識焉說者謂識誌也又闔閭墓中石銘莊子

衛靈公沙丘石擲銘今古帖有比干墓銘文心雕龍云飛廉有石椁之銘據此則非始于延之也陳龍正家矩誌石專防發掘須令易見若准家禮合字于背外用鐵束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何繇知為某塚而遽歇手乎冀其斷鐵開石諦察詳觀抑又難矣宜仰字于面但以磚覆之離壙前數尺淺埋之孟子葬母自刻跪像埋之墓前後遇掘者遂知為孟母墓聖賢蓋唯欲人之早見之也

權厝誌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又有故連州負外司馬凌君權厝誌又有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權厝有誌又一例也

歸柩誌

墓銘舉例柳宗元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柩誌魚銘詩不忍詩而銘之也又一例也題書歸柩又一例也

遷柩誌

金石例柳子厚有叔妣陸氏夫人遷柩誌

誌殯

墓銘舉例柳宗元誌從父弟宗直殯誌其人殯又一例也

墳記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韋夫人墳記云柩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蓋寔權厝誌也題書墳記又一例也

墓記

墓銘舉例朱文公有劉樞密墓記又有范直閣墓記

題書墓記同柳文韋夫人墳記例也

壙記

墓銘舉例朱文公有知縣何公壙記又有亡嗣子壙記題書壙記同韓文女孀壙銘例也

墓輓文

漢隸字源漢謝君墓輓文元和三年作

墓磚記

范成大吳郡志江纂墓江適子也木瀆孫起卿頃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博刻之字畫俱存與石魚異起卿為賦詩家有古塚碑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省錄古苔侵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一為磨剔始若漫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江纂長夜垂茲刻貞石殊不用塊然但挺

植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華本技記明

白二父遂兼書於道乃宗嫡誌云養父謀本父道也考諸晉史篇真

是小出入字畫亦峻勁然不類鐫斷漢魏尚豐碑此

獨何福迫豈時丁喪亂不暇如品式于時義熙季歲

次寔庶戎五胡剖中原典午竄南極苟簡理宜爾寧

詒不孝責審訂既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餘瞥

爾駒過隙名節苟不傳埃化先瓦石寔茲當眼前用

代銘几席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小姪女墓磚記寔銘詩也而無

序題書墓磚記又一例也

宋開封張堯夫墓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方磚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

壙中

穿中記

漢隸字源張賓公妻穿中二柱文建初二年立在眉州碧鷄巖紹興丁丑武陽城東彭山之上掘得之

墓識

墓銘舉例宋陳瓘有尚書曾公墓識叙所歷官而不書行治無他辭唯結以某官陳某叙次一語題書墓識又一例也

墓版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其實表也

窆石

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為窆會稽志禹廟窆石遺字直寶文閣王順伯復齋金石

錄定為漢刻

趙明誠金石錄漢窆石銘永建元年五月

蓋石

周密癸辛雜識趙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豐下殺上，書其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書蓋者蓋底兩間周鐵局，之後人立碑於墓道其上篆額止謂之額後訛為蓋非也今世歲月志乃其家子孫為之非所謂墓碑也古者初無歲月志之石

墓銘舉例柳宗元有亡姪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

云敢附碑陰之義假蓋石以書其辭

墓銘

祭統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

乾學按祭統所言實鼎銘非墓銘也但後世作誌銘者無不援此以為據故節錄其文以見銘文之所本

荀子銘誅繫世敬傳其名也

注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所以敬傳其名于後世

乾學按繫世即周禮小史之職所謂奠繫世者是

釋名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曾鞏寄歐陽舍人書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

舊唐書

低字大

全版抄書謂其子緒

綯曰吾生無益於人勿清謚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

所以

見傳

通材

法警

孫者

宗

門秉筆者無擇高位

曾鞏王安石俱低一字大

入釋名後

未餘勿加飾銘誌但志

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王安石答錢公輔書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

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

乾學按祭統所言實鼎銘非墓銘也但後世作誌銘者無不援此以為據故節錄其文以見銘文之所本

荀子銘誅繫世敬傳其名也

注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牒也所以敬傳其名于後世

乾學按繫世即周禮小史之職所謂奠繫世者是

釋名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曾鞏寄歐陽舍人書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

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毋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已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王安石答錢公輔書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

言禮通考
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
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
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
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
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
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
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
道遠足以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
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
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
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
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于
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

有可道固不宜畧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
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
愈遠君子唯順愛自重

何孟春餘冬序錄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為其制案吳志凌統卒孫權使張承作銘誄則
國時事也又案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哲士知存知去崇
原樹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歐陽永叔為尹師魯作墓銘
與尹材書曰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人有深意
又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其意之詳如此近世士大夫有不肯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失姓名埋地下伴死人
耳彼容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

于墓側此後世碑銘之始

史允堅藝苑閒評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
為之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

利一萬為謝文之贊予念平生
益功德應歸微之抑現善書自

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
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
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
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

容齋隨筆作文受謝自晉^以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奇觀
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
獲財未有如邕者^詩云千謁滿其門碑版昭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

韜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六判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
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作
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又持愈金數斤去自此使墓中人得耳不

若与刘君為壽愈不能止到禹錫祭愈文云公與侯碑志隨表什一字之價輦金
如山^劉南漫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穆禮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
宗事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既遺若甬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

時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政不由喪宗裴均
之子持萬^嫌諸^幸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備有^守守
記曰予与元微之^交交^於於^生生^死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記既而元氏之^老老^伏其

戚獲輿馬後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千萬為謝文之贊^予念平生^贊
不當^細往^反再^三說^不得^已已^而施^茲寺^凡其^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抑抑^其善^書書^自
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張彥^輝請^書治^政碑^玘玘^曰若^以潤^筆為^贈即

不敢^淫論^本朝^此風^犹存^唯蘇^東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韓
公司馬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公也此^趙康^清公^滕元^友二^銘乃^代文^公所^為者

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碑不^作魯^子南^与彭^器資^為執^友
彭^之士^魯公^作銘^彭子^以金^幣謙^帛為^謝却^之玉^再曰^此文^本以^長朋^友之^義若
以^貨見^授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惶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為之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
朱子語類前 依字

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
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
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
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
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
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
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
道遠足以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
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
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
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
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于
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

有可道固不宜畧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
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
愈遠君子唯順愛自重

乾學按介甫此書可見古人叙事簡嚴之
法故錄之

朱子語類

朱子喪長子竟輜柩止用紫蓋盡去繁文

銘石二片各長四尺濶二尺許止刻姓名歲月居里
二面相合以鐵束之置于壙上

金石例

漢碑有銘辭亦有無者今亦然

張所望閱耕餘錄杜子夏臨終作文及死命刻石埋
于墓側此後世碑銘之始

史允堅藝苑閒評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
為之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

何孟春餘冬錄
分吏
四筆
下俱同

字小

三國時事也又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始威長死葬銘葬有銘久矣

壙銘

金石例韓退之有女孥壙銘

理銘

墓銘舉例朱子有女已理銘無序同韓文試大理評事胡君銘例題書理銘又一例也
陳瓘有侍郎鄒公理銘同朱文公女已理銘例但彼銘而不序此序而無銘又一例也

石椁銘

博物志衛靈公葬得石椁銘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鄉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

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墓銘舉例宋歐陽修有母鄭夫人石椁銘石擗有銘

高唐書顏真卿傳綠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
突判官蔣清以三首遺段子光采徇河北真卿恐摧人心主帝
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采藏三領
曰異日乃取之冠飾草績支體板斂於殯位
哭

三國志後

立權濟州石磨

滅不見名字東漢墓闕自路都尉始為文則自景君始文章緣起云墓碑自晉始非也

朱子家禮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跌

高尺許按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為法馬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頂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畧述其世

三國時事也又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始威長死葬銘葬有銘久矣

壙銘

金石例韓退之有女孥壙銘

理銘

墓銘舉例朱子有女已理銘無序同韓文試大理評事胡君銘例題書理銘又一例也

陳瓘有侍郎鄒公理銘同朱文公女已理銘例但彼銘而不序此序而無銘又一例也

石椁銘

博物志衛靈公葬得石椁銘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漢滕公薨求葬東都門外公鄉送喪駟馬不行跼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

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墓銘舉例宋歐陽修有母鄭夫人石椁銘石槨有銘

又一例也書作椁之日而系以銘又一例也

石塔銘

文苑英華蘇頲故悼王石塔銘王郎開元神武皇帝第九愛子也二歲而未及周葬于萬安山之東南嶺壙唯五尺棺不三寸壘石塔一丈于其上不雕不镌

墓表

漢隸字源謁者景君墓表元初五年立存濟州石磨

滅不見名字東漢墓闕自路都尉始為文則自景君始文章緣起云墓碑自晉始非也

朱子家禮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跌

高尺許

按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為法焉司馬公說別立小碑但頂闊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誌之蓋乃畧述其世

系名字行寔而刻于其左轉其後右而周焉
婦人則俟夫葬乃立面如夫亡志蓋之例云

表墓石立於墓前

就地埋定上題云某人之墓無
文詞墓維魚碑者亦當立此石

殯表

墓銘舉例韓退之有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寔銘詩也銘宜詩而墓銘有用文者表宜文而此表乃因詩焉皆變例也殯而有表又一例也

石像

吳寬家藏集耶律丞相墓在甕山下前有石像鬚分三繚其長過膝

石函

隸續魏甄皇后識坐板函上刻文昭皇后識坐板函八字紹聖丙子年鄴人掘地得一綠石匣廣八寸有半長倍之鹿頂笏頭蓋其上有此八字魏文帝甄后

神生前之物也

吉金貞石志應州馬神祠前施食臺石刻八卦于旁又書二十八宿字上有篆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卯府君墓誌銘蓋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其蓋也

石臺

倦游錄法華人發古塚得碑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州周闡字道舒妻活晉尋陽太守譙國龍岡縣桓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背鐫成文按此周闡之妻恒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其中無他物唯得銅銚一二足螭柄

面濶四寸餘深半之制作不甚工野人求售適得之云尚有一石臺高二尺許有花文先為漢南人取去

石室

水經注 鉅野黃水南有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高丈餘鏤石作椽瓦屋施平夫造方井側荷梁柱四壁隱起彫刻為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不甚傷毀

漢隸字源 太守張景題字光和六年立在高朕石室梁上博士題字在高朕石室中洪農太守張君題字在高朕石室中

石壁

夢溪筆談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

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

石祠

水經注 金鄉有司隸校尉魯恭冢前石祠石廟四壁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邊皆刻石記之又有石牀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

石柱

訪碑錄 北海縣東二十里漢博士逢沅墳前有雙石柱篆書

隋書 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石闕

水經注 即縣有黃家墓前雙石闕雕制甚工俗謂

之黃公石闕黃公名尚漢司徒

誰城南有曹嵩冢北有碑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椽檣及柱皆雕鏤雲矩上復思已碎

隸釋東都自路都尉始見墓闕蓋阡表銘壙之鑑觴也有文而傳于今則自謁者景君始中皇帝賻三字特書于誌文之上齊墓穆妃議立石誌王儉以為非禮經所出元嘉中顏延之輩為之遂相祖述任昉作文章緣起又云墓碑自晉始予考麗氏水經注所載漢刻已不少後魏與齊梁時相先後也豈碑碣多在北方而南人未之見乎郭林宗傳云林宗既葬同志者立碑蔡邕為其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唯郭有道無媿色史稱王儉晉宋以來故事儀典諳憶無遺每博議引證先儒無能異者范書所載豈不知之

今漢人墓刻猶存數十百碑其云始于晉宋非也

隸續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漢明帝永平八年造東都冢墓間石刻傳于後世者自此始

豫州刺史路君二闕前闕七行二十七字書其所歷豫州刺史至徵試博士凡八官後闕亦七行二十一字云會稽東部路君闕其次書造闕年月日永平之八年也字畫兼用篆體前闕人物之後小字一行却是隸文豫州前後各一人執仗負劔嚮字立東部之前亦一人執仗負劔而其前又有一人側面嚮字立手中亦有所執蓋是墓前雙闕如王稚子高貫方之類但一闕無姓名此其異爾

金石錄楊宗墓闕銘在蜀中凡十六大字云漢故益州太守楊府君諱宗字德仲墓闕

隸釋漢處士金恭闕石圭首甚銳其上刻三足鳥其次橫刻此數字其下有一人執扇而乘馬兩旁有螭銜環趙相雍勸闕碑題漢故趙國相雍府君之闕十隸字今在梓潼漢代銘墓所叙人之上世未嘗書其名諱此碑載雍君父祖諸兄名又有字其官秩甚詳而雍君事迹甚畧趙氏以此為碑而謂前十字為闕予考其文水闕舊墓謂九江君也右校既易地造壠此之諸冢皆同兆域趙相故吏併志其事蓋題闕之文非墓道之碑與丘中之銘也

雒陽令王稚子二闕墓前之雙石闕也其上各刻車馬之狀一則二人乘馬一則二人乘車

漢隸字源郊令景君闕銘元和四年立在濟州集古錄作景君石椁銘

隸續不其合者君
闕而畫者子孫辰
墓之狀有僕馬休下
松楸之下

石筓

華陽國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筓是也號曰筓里

石鏡

華陽國志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蜀王納為妃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其親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華表

續齊諧記張華為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制

秀泚記
位一字

續齊諧記

度恐難籠絡出不過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見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略三史探貫百氏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明公乃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善是也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唯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于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

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然以照之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嘆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搜神後記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遂高上冲天

甓甃壇

後漢書地理志注仲尼墓在魯城門北便之外泗水上墓前甓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

券臺

清異錄蔡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墓前甃石若磚表之面方長高不登三尺號

墓圖

曰券臺

名券臺米子語錄云不曉所見唐人集言某朝詔改為

室案今地理書有券臺之券契也地理書曰券臺之用磚石為之上書財若干為死者用財葬於此山神土不得爭競貧無力者遇祀則以藉尊俎謂之土筵

古金石例墓圖作方石碑先畫墓圖有作圖象者內

畫墓樣各標其穴其人其石嵌之祭堂壁上無祭堂

則嵌園牆上韓魏公父墓圖今有此石歲久卧之牆外宗支圖碣二一埋中宮之

外一立中宮之上太原以墳塋中心為宅神亦中宮

之義也祭堂瓦花頭皆寫云某氏千秋墓磚亦然南陽宗資墓前人有得古花頭瓦其花頭刻云宗氏千秋今石刻在中州刺史宅凡祭堂二于

中宮左右建也

學堂 繡堂

古金石例南京赤倉高太皇祖塋作昭穆葬小兒子

死共葬一處謂之學堂小女共葬一處謂之繡堂

石刻畫象禮器

後漢書趙岐傳岐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

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

隸釋武梁祠堂畫像為石六所畫古帝王忠臣義士

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合百六十有二人又有

鳥獸草木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衆

隸續成王周公畫像有標題者六皆偏而不正唯成

王周公二榜不漫滅其間張幕設案有總角垂裋而

中立者成王也冕而跪于東者曰周公則西者當是

召公漢碑有龍虎者隨其文觀之則先龍後虎蓋以

碑之所向為左右也立于二公之後者六人其西三

人則無標題皆有所執如弓矢之屬一馬在其後此

碑所列諸臣翼如也與武梁朱浮畫像法式皆異雍

丘令及此皆洛陽朱敦儒希真所藏者朱云齊魯間

漢公卿墓中物亦不詳其主名

讀禮通考
雍丘令殘畫碑人馬之形貌不類駕車各以一馬凡車之上有蓋乘車者之後有一人其御也唯第七車無蓋而御者執斧其次則導者二人各執其物有如箭者次二人乘馬次導者又二人然後至所謂雍丘令之車次二人乘馬從之復有一車唯見其馬與車之半輪餘則缺矣乃是寫其平生車騎容納之幽窅者亦塗車芻靈之意也

漢馮緄墓六玉碑二其上有烏三足狐九尾其下則二驢有一人跨其右者最下一牛首蜀人謂之雙排六玉碑又一碑與六玉碑同一石在馮緄墓道中蜀人謂之六物碑其上朱爵而下玄武其中没字非漫滅也

漢馮緄墓單排六玉碑上下有朱雀玄武蜀人既以前碑為雙排而謂此為單排恐亦是馮緄墓道中隸釋麒麟鳳凰碑凡二石其像高二尺餘又有山陽麟鳳碑二物共一石其像小於此碑像下有贊碑陰有記云永建元年山陽太守河內孫君新刻瑞像最後有銘辭皆篆文也

石人

風俗通方相氏葬日入壙敲罔象罔象好食死人肝腦人臣不能備方相乃立其象于墓側

山東通志曲阜舊縣南八里漢魯恭王子孫皆葬于此大墓二十餘石獸四石人三胸臆間篆刻有曰漢樂安太守庶君稟塚者有曰府門之卒者餘剝落不可識

漢書顏師古注霍去病冢在茂陵旁冢上有堅石冢

前有石人馬者是也

唐會要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于陵司馬北門內

宋次道長安志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官名凡十四人

帝京景物畧耶律楚材墓前廢祠石像尚存一翁仲立未仆天啓七年夏夜有螢十百集翁仲首土人望見夜譁曰石人眼光也質明共踣而碎之

唐會要石人石獸之類三品已上用六五品以上用

四

金石例金制諸葬儀一品官石人四事石虎石羊石柱各二事二品三品減石人二事四品五品又減石柱二事

明太祖實錄功臣沒後封王石人四文武各二一品石人二文武各一二品同

石獸

風俗通罔象畏虎與栢故項上栽栢路前立虎

封演見聞記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

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

所以表飾故壟如生前之儀衛了國朝因山為陵太

宗喪九駟山門前亦列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

酋會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

尉楊震葬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於墓風俗通

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

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側而罔兩畏虎與栢故墓前

立虎或說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有物若羊將獻之

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蝮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
殺之以栢東南枝捶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栢此上兩
說各異未詳孰是按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
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栢大夫樹楊
士樹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樹栢大夫樹榆士楊按
禮經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左傳
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檀仲尼卒弟子各自
他方持其異木樹之於墓蓋殷周以來墓樹有尊卑
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風俗通又云汝南彭氏
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宅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
疲息石人下遺一片餌客來見道行人因調之云石
人能愈病人來謝女轉相告語頭痛者摩石人腹病
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號曰石賢士輜輶擊帳

帷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年稍自休歇樵子云
石門子墓古之道耶荅曰古不崇墓况損人功而為
觀乎非古也盧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楊
太守趙越墓北有碑有石柱東南有亭以石柱
為名然墓前石人石獸之屬自漢代而有之矣

孔叢子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渚
孔丘封五十餘所
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

西京雜記五柞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下
有石麒麟二枚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鄜山墓上
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邊者前左脚折處赤如血
父老謂其有神

金石例霍去病墓象祁連山立石人馬然則墓前之
立石人石柱羊虎之類皆起于漢也唐王建北邙行

山頭澗底石漸希盡向墳前作羊虎

水經注獲嘉縣西有漢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
碑東又有一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皆碎淪毀莫
記

集古錄漢宗資墓天祿辟邪字在墓前石獸膊上一

曰天祿一曰辟邪篆書墓在今鄧州南陽界中

漢隸字源司空宗俱碑熹平二年立在鄧州金石云

後漢書宋均族子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嘗得宗

資墓獸刻字知均以下皆當作宗列傳轉寫為宋誤

也

金石錄漢趙相劉鮪墓在今齊州歷城縣界中古平

陵城旁墓前有石獸制作甚工

漢隸字源交趾刺史石羊字在郴州止五字刻于墓

道石羊膊上

金石錄州輔墓石獸膊字鄧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

有兩石獸已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高壯

頭去地丈許制作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余初得

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

明守官汝穎間因託訪求之踰年持以見寄其一辟

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

殘闕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復得矣

水經注過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表舊墓碑

字傾低羊虎碎折

六朝事迹梁吳平忠侯蕭景墓在花林之北有石麒麟

麟二

梁始興王蕭憺墓在清風鄉黃城即有石麒麟四

梁安成王蕭秀墓在甘家巷有石麒麟二

金石錄初唐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為文刻石于

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為贊刻之皆歐

陽詢八分書世或以為殷仲容書非是

唐會要昭陵刻石為先帝常所乘破敵馬六匹于闕

下

安祿山事迹潼關之戰昭陵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

汗流

明太祖實錄功臣沒後封王石虎羊馬望柱各二一

品至四品石虎羊馬石望柱各二五品石羊馬石望

柱各二



